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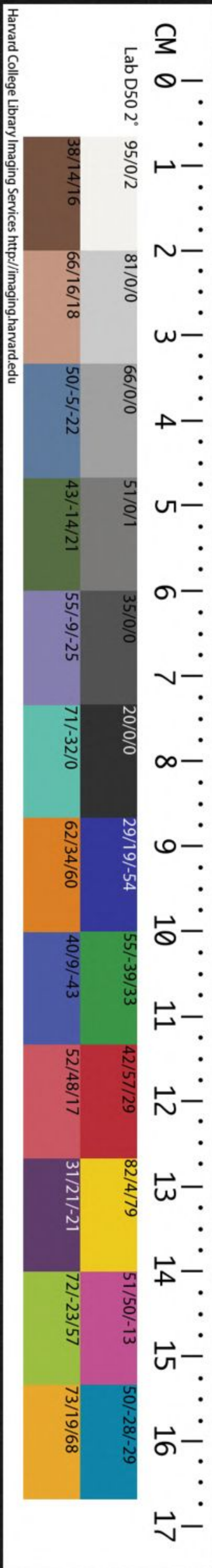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5 1952

T17(59) / 2131

# 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

智部  
卷四





國文心集卷之四

卷之四

序

一

二

三



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卷之四智部目



藝文考 上

序類

論類

記類

銘類



關聖帝君聖蹟圖誌全集卷之四智部

藝文考

序類

新編關帝事蹟序

原稱王今俱稱帝  
遵神宗勅封也後倣此

至大元年正月上元日漳濱隱士巴郡胡琦

予初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關壯繆傳未嘗不釋卷而  
嘆想見其為人而哀其志之不得伸也後在當陽訪求  
章鄉帝死所每過之尚懔懔如生未嘗不徘徊顧瞻慨  
然感動而嘉其大節之不可奪也嘗謂漢自中平已後  
天下大亂曹操遷天子於許都孫權擅土地於江表二



人用心可知矣是時羣材並出從而附之者莫非漢臣  
漢危不扶而佐魏吳傾覆之人迹其所爲遺臭天下後  
世孰若聖帝英勇憤發心不怠義事漢先主誓同生死  
守荊州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奸  
雄之膽可不謂壯哉惜乎事機乖成時數 將盡廼守  
其志終始不回卓然爲漢忠臣獨見稱於後世廟食玉  
泉至今不絕四方祈謁靈應如響不亦盛乎及考其事  
跡本末具存國志所不載者散在衆籍文字交錯難用  
檢尋覽之者不無病焉而世俗所傳道聽途說鄙俚怪  
誕予竊笑之故嘗有刊正之志而未能也舊令尹孫君

吉甫燕山之彥也好古而文大德丙午過予漳濱問三  
國所以興亾又問聖帝成敗之由及玉泉靈顯之迹予  
一一據實以對吉甫喜甚且曰先生盍哀爲一家之書  
予應之曰此僕本心也不敢以愚淺辭於是退而具草  
以本傳爲主旁搜前史互閱故書校其同異差次而推  
衍之編爲實錄其文則因於舊其事則詳於前遂乃因  
而論之以備遺亾又輒用已意稽古驗今則爲八圖神  
像圖世系圖年譜圖司馬印圖壽亭侯印圖大王塚圖  
顯烈廟圖追封爵號圖又廣覽載記採事據實析作四  
門曰靈異曰制命曰碑記曰題詠積年而後成立名曰



關帝事蹟凡五卷別爲玉泉志三卷以附其後雖不足傳之將來且欲抄之山房以成吉甫之美意焉耳若夫重刊厥誤續補其遺以俟後之君子

曰胡君以丘園之姿表章忠義實始作集可謂志美而功大矣

題刻胡氏新編關帝事蹟序

至大戊申前進士雲巖李鑑

嘗伏讀後出師表而知帝之心卽武侯之心也夫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則討樊所以去賊去賊所以興漢也當其于禁出降龐德就縛許下議遷中原響應噓死

灰於復然續墜緒於將絕漢事若將成矣炎靈告終吳下阿蒙伏兵艣艫中而擬其後付託非人芳仁反噬卒徒鳥驚獸散而帝之父子見危致命矣歸先軫之元舐中丞之面千載之下猶爲之悽愴况當其時乎由是先主東兵連營歸峽反爲豎子所困聖帝不可得而用矣豈非天不祚漢而然與然天之心雖不可得而回而神之心則雖百死而不忍背漢也譬之于將焉雖埋沒土壤而衝斗之氣未嘗散也譬之江水焉東以瞿塘厄以灩澦鬪捍激撞憤怒噴薄而萬折必東之勢不可障也方帝之軻於下邳奔於袁軍保於麥城死於章鄉而爲



劉之心未嘗變也嗟乎此豈不知義者之所能爲乎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帝之義勇充塞宇宙至今猶有生氣遂使鯨浸之南龍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雲旂天馬恍惚見之此豈區區禍福聳動而能若是耶玉泉山川託帝而靈瞿曇之教得帝而盛香火之緣褒崇之典犧牲之祀有窮天地亘古今不可磨滅者巴郡胡君光瑋隱居漳濱淹貫經史慨忠義之無傳稽禱杌而有作叙攻守之歲時紀成敗之實跡糾繆正訛列圖述志且字附其音文通其義使後之爲臣爲子者知所競勸其係於綱常關於世道者非淺也

當陽尹洹水李侯夢卿嘉其叙事之信用心之勤也將使玉泉山門鏡之于梓以久其傳鑑雖投老山林筆墨荒落奚敢碑南海而紀羅池然神義勇之傳與胡君紀載之詳將並行於天地間矣托名不朽又何辭焉

關聖帝君集序

原稱武安王今俱稱關帝

嘉靖四年冬十月既望高陵呂柟撰

公時以謫爲解州判

帝集元季巴郡胡琦已嘗編刻名關帝事蹟國朝解郡守相繼者又增刻二三次然今板本模糊文字缺謬則已不可傳遠間方理解志并釐正帝之世傳竊欲較刊此集未能也廼欽差初公巡按是地爰有茲命又



懼耗財損民非帝所欲卽以其香火餘金充工食費於是柵遂得申次其文裁刪其冗采補其缺或考諸蜀記或質諸本史或訪諸當陽志或問諸常平里而帝集虔凡六卷柵嘗謂勇不善用匹夫之力賁育之憤也勇而善用聖賢之道文武之怒也當漢末世劉先主帝室之胄志復漢室分義攸宜諸葛武侯讀書隆中諳曉邪正亦必待三顧而後起則亦君子之常惟帝家在解梁身爲布衣爾廼見超乎億人之上趨數千里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決者皆帝之力則夫資稟之高學問之正睠茲叔季鮮其儔匹配義與道此真

其勇乎又常謂凡天下大業之成雖其時主之聖天命之新然皆賢人君子才智忠義爲之經營及其敗亂皆小人浸漬以致之若廼臨危遇害小人者又竄身謀已改面事人而賢人君子獨勁節不去則天道似多福淫而禍善老莊鄉愿之徒由是稱也然則帝之事亦天乎昔者齊崔杼弑君晏平仲以爲人有君而人弑之而不亾不死不行及被刼盟則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廼歆君子猶或譏其不亾不死不行之非義也然則凡食漢土之毛者孰非其人而暇恤其緯乎彼曹操孫權漢室雄賊已勿足論其餘從



而事之者雖其籌策之良材力之盛則亦盜蹠分均出  
後之仁義耳又安可與帝比方武侯因論馬超推帝在  
黥彭之上目爲絕倫豈曰無見夫人而直雖死猶生人  
而不直雖生猶死人而仁雖屈實榮人而不仁雖伸實  
辱帝可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帝嘗口日在天之上心  
在人之內後欲觀帝之心者惟當觀天上之日耳若廼  
曲儒陋士疵帝矜已傲物以取敗夫以帝之所負其視  
當時人不啻犬彘故於孫權罵以貉子絕其請婚非以  
爲狂也其於曹操報刺顏良封還賜金非以爲廉也其  
旨深遠而其道廣大舉吳魏君臣皆不解其故雖後之

君子不過目以國士虎臣耳然則帝之心又安可語耶  
故今校刊帝事而因閒論其心注之各章之下使貪夫  
懦士亂臣賊子雖死猶不免於懼云

重刻關聖帝君集序

萬曆甲戌淮陰張幼學

帝之集在勝國始刻於巴郡之胡琦氏迨我明嘉靖  
四年高陵呂公柟重校刊之隆慶元年知解州事咸寧  
呂公文南又翻刻焉三公爲世道計至深遠也廼今東  
浙居竹方君瑩隱居尚義素慕帝之爲人求帝集三十  
載弗可得茲遊於淮始得舊刻於石津朱君震繼得抄



本於一松侯君卿及帝所作風雨二竹旁搜海內名公詩文補其殘缺日與會友石城陸君江東輩校雠重刻工將訖而問序於余嗟乎集之存否不足爲帝重輕然不集則幽不聞不聞則心不白旣刻矣而又重刻之何居噫我知之矣歲月彌深者無以辨其訛怪誕不經者適以滋其惑作於後者弗獲錄於前慕乎華者頓以忘乎實此固居竹子之意而重刻之不容已也且臣子之罪莫大於無君而春秋之旨存乎一統故義無所愧雖敗猶榮不必其成也死得其正雖死猶生不必其存也心照汗青氣彌宇宙九京可弔淚隕英雄聞風者鼓

舞瞻像者肅敬誠以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見義而爲得正而死焉者也噫漢季何等時也赤蛇澤斬白馬盟湮黃巾徧四方青草延千里鉦鼓之聲刀斗之警勢誠岌岌焉者操也鬼而權也虻紹如狼而術如虎羣雄四起天下非漢有也帝與燕人張桓侯以先主帝室之胄同噓高皇之死灰而然之恢復舊物戮力神州鐵馬金戈間關天下劍閣之雄如增而高錦江之險若濬而深牧荆圍樊俘禁誅德帝之威名震疊華夏矣無何吳兒詭陷星殞章鄉討賊之舉未遂而一紋之念已孤悲夫帝不死漢未必亾亾帝者固亾漢之徵也厥後昭靈顯異



屢荷褒封祠宇滿華夸碑記盈朝野談漢事者莫不抵掌興嗟拊髀增慨天理同而人心在今古共一轍也帝平生好讀左氏傳義氣深重立身行事槩在遺編不能盡述且清風勁節發於个个之間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所謂歲寒君子者非耶於戲帝今往矣在天之靈則無不之也讀其集想其人凡有忠義之心者庶幾勃然興油然起益知所勸也是刻成而訛者辨矣惑者釋矣遺佚者入選而浮華者有據矣三公之刻得是集而大備帝之心得是集而益明居竹子之於世道也豈小補之哉

### 關帝集後序

右集東次今曩所論列關帝者也爲文若干首有惜帝之齋志者有誦帝之膽勇者有品帝之行事者大抵人是其說而所重在乎依劉無異詞也余嘗始終漢紀方炎精耀魄羣力奮庸其功傳而文章弗傳西蜀揚睂鳳毛吐瑞其文傳而節義弗傳何者椎屠乏國士之風美新非丈夫之槩也帝自締交卽隆帝冑間關險阻不異厥心且其桓桓翹望頻冀北而抑金陵久矣藉令舞陽輩有此摧廓終讓卓詭也况於鉛槧老悖楚婦他和者哉按帝素嗜左氏故其生平多合紀載云丘明奉教孔



氏不以疆藩加弱都而奇謀高誼班班可考帝托迹河東盡瘁江漢事具蜀志中試取以較左氏誠懷尊周之心抱采樵之技輕存孤之死者也千載而下有不誦義心快者哉余嘗曰帝出處似張留侯戰畧似馬伏波不幸似來征羗當時如二荀輩赧然自愧失身所屬行者獨張桓侯而英邁似可遜焉故茲集者慕帝而托之辭者也亦托帝而垂於世哉

辛全曰文章高古議論英發庶幾得帝心事

漢關聖帝君廟志序

原稱將軍今俱稱聖帝遵明神宗時勅封也

萬曆癸卯夏日前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

郎直起居注纂修 國史 東宮日講官瑯琊

焦竑敬書

古之舍生取義殉為神明者多矣而漢聖關帝最著帝廟祀徧天下山陬海澨罔不庇飭而在解梁最著祠自元胡琦志之先後凡幾修矣而今大京兆趙公最著京兆公與帝同郡人少即嚴事帝宦轍所至必以志自隨每有見聞應時改定其用意甚勤頃泄金陵一見出此本令相參較而并屬余為序余固辭弗獲迺稍稍增損而緒正之分為九卷已定可繕寫漢末羣雄奮爭惟利是視士不幸而出于其間能以義自立者鮮矣帝獨能



識帝胄於草茅之中委身事之顛跌撼顛如水之崎嶇  
委曲歷萬折而未嘗不東也嗚呼難已當是時曹操以  
鬼蜮之奸不知禮義爲何物亦信帝大節有凜然不可  
奪者權與帝爲仇雖智能害帝而於其歿不難以帝禮  
葬之此非精忠血誠有以深服兩入之心而折其氣不  
能也嘗竊謂帝之一死稍明大義者或可勉爲至於自  
始至終不以死生利害爲秋毫顧慮則帝蓋篤於道者  
而史臣但稱帝以萬人敵爲世虎臣淺之乎知帝矣帝  
少出入兵間雖性嗜左氏春秋畧皆上口其得從容學  
問當亦無幾而迺能挺然自樹動軌於義豈非勇烈忠

信出於性而然與抑亦聞而能踐其專一眠世儒耳學  
顧有獨至者與帝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  
在天以照萬方心在人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帝之  
晰義如此五代王彥章嘗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言  
較帝何啻土苴而持此猶能爲世忠臣况如帝者其皎  
然與日月爭光復何疑哉帝之赫赫不繫志之有無蓋  
人之向往不足者非志無以寄也拜帝祠而識其面目  
無不勃勃感動况讀是編而詳帝之本末與世所以尊  
事之者卽奸表媚嫉之夫有不踧然泚頰而易慮吾不  
信也夫世之知慕帝者衆京兆公獨能追其遺烈嚴而



志之以風示來世京兆公於是不可及已

前人曰元胡氏列八圖有大王塚顯烈廟而常平  
祖塔及崇寧宮未載則其詳在當陽耳呂焦二太  
史集誌廼詳夫河東蓋呂成於判解因前守增刻  
本而焦因趙京兆欽湯本爲解產也兩太史及京  
兆論述精切於帝誌多所發明又以補胡氏之未  
全云

關聖集序

崇禎癸酉七夕河汾後學辛全識

神之英武世知之謀畧世知之英武謀畧悉一腔忠義  
之勃發世亦知而樂道之獨其心事一一符合聖賢之  
繩尺世或不得而知也當春秋紛擾時吾夫子不忍三  
綱經解四海陸沉作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孟子曰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爲一治漢季鼎沸堂廉倒置  
干戈搶攘與春秋何殊帝乃取素王筆削素臣箋釋者  
潛神玩索焉不事口耳一一見之躬修素王借魯以維  
周帝借先主以扶漢不可不謂心尼父之心也昔王介  
甫以窮經儒者名當春秋盛行日猶疑爲僭爛而欲廢  
帝雖間關跋涉造次顛沛不舍置識趣蓋真天淵矣使  
當時得從容問道於杏壇品其不在升堂以上哉孔門



高足不免濡足權門伐與旅山爲師貶斥視帝不得已而入許秉燭達旦封還賜金去就分明亭亭物表阿瞞不得而羈焉者得失又當何如耶兄事先主侍立終日周旋禍患不避艱險使得聖人爲之師肯不事之猶父乎或疑罵權絕婚詞似太峻輕賢慢士所以取敗不知操權諸人止貪利欲不顧綱常原禽獸也帝胸次高潔眼界清朗俯而下視安得不以禽獸目之且糜芳傅士仁輩一時狙詐小人成甚賢士大夫安得不取輕慢倘大儒有若武侯者出焉自將改容禮之矣孟子於戰國諸人或目之乞墦登壘或目之妾婦穿窬至今讀者覺

正氣怒生凜凜千古帝之罵權絕婚輕慢糜傅不可不謂一孟子之胸次也經學信孔氣魄類孟後世羣然而聖賢之也夫復何疑

節

前人曰君規言矩行論帝乃爾奇快開後人眼目多矣

題沈泰灝輯關帝紀序

四明王嗣奭敬撰

天啓辛酉秋試余友沈無懷客秣陵偕同志諸公輯關帝紀付梓播之日吾以激壯士之肝而勸天下之忠義甚盛心也梓旣竣謂不佞東右仲盍序諸序曰吾勿論



通邑大都暨窮鄉委巷若王侯薦紳以至僕賃婦孺靡不習其姓字伏其神聖震悚欽承永永無射者吾先師尚已帝後起而實與競爽何修而臻此哉弇州先生曰此至誠之徵悠遠而博厚高明者也偉哉言矣雖然堯舜湯文有慚德乎張睢陽岳武穆懷它腸乎古來大聖賢真英雄誰非至誠而士民慕仰未有與師帝埒者何故夷黥淺無識敢臆言之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大矣與天地參而仁奚由降義奚由出天地有元氣而仁鍾之有正氣而義鍾之是氣流行宇宙無日以息而無日不

鍾於仁第其鍾之有偏全而全之中又有獨盛偏言之卽一言之懿一節之奇皆是氣之支派而得其全者爲大聖賢真英雄聖賢英雄間世一見若不勝其少而上下千古踵相接也又不勝其多就其中必有人焉冢襲氣母總持仁義立萬世人道之極此所謂鍾其獨盛者乎吾謂先師鍾元氣之獨盛者也帝鍾正氣之獨盛者也請先言先師上古以來聖人出世必履大寶乘時撫運荐奏綦隆而治亂相仍成無不毀先師以素王起而理萬世之上斟酌禮樂申嚴政刑覆覈命討汰瑕收瑜約岐歸同勞畫一時師模千禩卽二帝三王直退而效



其三吏五官之役故賢於堯舜卽是可徵而生民未有  
政謂其獨盛之鍾也是以聖於前者能爲創而不能爲  
守聖於後者能爲述而不能爲作吾師以守終創之局  
而又以作啟述之塗故以前聖眎吾師若古公王季之  
有文王以吾師眎後聖若陳寔之有紀有羣有泰濟美  
象賢總是一脈絲遞而品則殊矣帝猶是也夫孟起翼  
德亦一世之雄也而猶推曰絕倫逸羣武侯豈面諛者  
哉可以推倒一世便堪瓊隻千古蓋天鍾其特則人絕  
其儔牢籠正氣鬱爲靈爽寧不窮天壤而貫古今哉或  
曰氣一而已奚而元奚而正奚而兩鍾奚而並盛也應

之曰氣寧有兩哉元氣盛則正氣藏而元氣抱正氣以  
立元氣衰斯正氣露而正氣翼元氣以行合之一分之  
二者也自元氣之鍾極盛于吾師而後且轉而寢薄矣  
吾師慮之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得剛者見之  
而申之曰愆則不剛夫無愆之剛此帝之以英雄證聖  
而先師授記早矣自帝以義勇鼓動萬靈而忠臣義士  
項相望於世綱常由而不壞名教由而永存萬世之士  
維屏維翰實藉寵靈則帝之功大也今二氏恐其法之  
不延往往乞靈帝吾未之或知而於吾師則桓護不異  
金湯而靈爽並縣日月猗歟盛矣蓋師猶春也協氣熏



關聖帝君聖蹟圖說全集 卷之四 十四  
烝景物明媚而見之者心怡帝猶秋也金商肅清生氣  
孳斂而觸之者神聳師猶天然恢恢浩浩兼覆下土而  
庶類順成帝猶日然輝輝赫赫照燭幽隱而百鬼潛匿  
然而邨墟里社不敢設師之象愚痺鄙細不敢拜師之  
宮而帝則象貌徧於窮閭奔走繁於庶品將尊吾師甚  
於天地耶抑敬大帝甚於吾師也此如條侯之軍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詔將軍之令嚴而後天子之威震也然  
則敬帝正以尊先師而帝之功逾大矣抑更有說常遡  
師帝之始矣洪荒以來有生育無秩叙自司徒以倫常  
革褻狃之俗而衆始洽於敦睦之仁明良以降有吁咈

無強諫自龍逢以頂鍾匡驕主之失而世始晰於致身  
之義此皆出其身為天地經啟一涂規模萬世而神之  
所留遠矣育其神無慮千數百年而後誕生我師帝以  
恢先猷畢鴻烈是其身固千數百年未朽之身而所鍾  
之氣亦千百年未散之氣以是身盛是氣屹立兩間而  
橫亘千古儷之者其誰耶人亦有言以此始亦以此終  
而易贊永貞則曰以大終也師帝之終亶云大矣而遡  
其始貞亦云永矣水發於星宿樛流郤曲滂游萬里而  
滙以朝夕之池宜其吞雲夢王百谷旱七年而不減浸  
九州而不芥帶也夫如是而後可立人道之極蓋極者



無對之稱有對非極也先師仁之極也帝義之極也相輔而行與天地並亦與天地相終始者也

前人曰世以漢壽擬宣聖率本莫知其然之誠嘗苦無善其說者此篇豎論奇矣而無非正晰理快矣而靡或不確宇內有此局應不可少此文得此吾之願既塞而後人之筆可閣矣

題關聖帝序 原稱夫子

甬東薛三省撰

聖帝如天名若轟霆何紀爲曰志忠也忠故愛愛故思思故傳古來死忠死孝者不一迨論定百年熱血所灑

揮涕者半嗜沓者半愛之者思其功埋於媚口志晦於筆獄椎撓於觀場則有紀帝赤心爲漢初非若他人前卻岐旁閉滕自矯有託而後傳也而奚以紀也余嘗爲之說曰漢亾而不亾者也其亾也以禪其不亾也以帝帝奮不顧身誓死如歸豈吳魏之足吞亦成敗之奚計帝不亾漢爲不亾矣焦弱侯有言古忠臣烈士有未竟之志故常赫赫於後世余謂帝有未竟之功無不盡之忠故常耿耿於人心千萬載而下誦之詠之點畫俱丹心跡都肖然迢迢令人讀罷唏噓撫卷徬徨是帝且紀之不勝紀也而又奚以紀也夫帝之忠心人心者也斯



紀也人心心帝也若不見今之時乎幕南有庭長城安  
在帝能無怏怏短氣乎啓翌護呵立懦廉頑以昌帝祚  
此其時矣是編也豈徒愛之其有感也夫

題重編義勇聖帝集序

原稱武安王

康熙八年己酉至月十日櫟下周亮工敬撰

聖帝生漢季歷唐宋以及今千餘年前史旣載其事人  
人能言之自元漳濱隱士胡公輯其全而明高陵呂文  
簡爲增修共五卷至虞山錢宗伯先生仍文簡之舊次  
第釐定之爲八篇於是聖帝之紀爲詳且盡後之誦述  
聖帝者至是無以加矣子莊誦是編敬爲之識其畧曰

道義之在天地豈不隨在充滿如水之注而不竭也哉  
粵稽唐虞數千年以迄於茲其間英哲挺生仁聖賢人  
而外或以直節聞或以忠正顯或以勇畧雄雖廝養臧  
獲之賤婦人女子之流莫不誠感霜霰氣變星虹彰彰  
乎不可更僕數也而上下千百年獨見無踰於聖帝不  
能不共歸高以爲人倫之宗極者何歟曰匪得之於學  
蓋得之於氣也夫學之所至明義理統綜博可以爲聖  
賢之所守而亦可爲鄉愿之所託可以爲帝王之所權  
而亦可爲奸雄之所竊而氣之所至浩乎自得奮乎吾  
往充乎其中而莫禦乎其外舉天下之以直見以忠見



以勇見者固皆得其標流而未會其元本也故夫古今天下之人里巷委曲婦孺瑣雜莫不於帝乎是欽是仰蓋帝之節槩若元氣之入人肝脾而其爲萬世宗極莫踰者亦天下匹夫匹婦之心所統滙爲一人之隆軌也是其配道義而塞天地因有放之彌著密之無形者維帝風烈豈復係載筆之書而方冊所紀亦吾帝英靈所昭察若在上而若在左右者也雖謂是編爲六經之輔翼四子之鼓吹固恢乎有餘矣豈獨編年列傳之遺文記事記言之故錄而已哉虞山先生易簣時以此編並他刻囑公子孺貽大令貽之子予欲梓之而未逮伊人

顧子受業於虞山慮其散軼也與諸同志授之梓適王子石谷赴予約託其屬序於予伊人兢兢是書期於必傳蓋不獨聖帝之庶配亦虞山之功臣也

聖帝集序

原稱武安王

昭陽李葉敬撰

憶童時家大人以蜀漢漢壽亭侯傳授小子葉曰昔孔子作春秋筆削子奪於尊帝討賊之事三致意焉蓋萬世勸懲之鐸也帝際漢統墜裂奮跡編氓於時狙雄如操鷲悍如權其智計勢力詎不百倍先主乃不此之歸而委身於一綫未絕之劉夫亦曰先主爲帝胄興漢其



素志焉耳白馬一麾信高于重耳赤壁諸戰勇勝于曹  
沫而下邳之守荆襄之功與臨沮之殞其濟險戡亂殺  
身成仁又視甯俞先軫輩過之史謂帝好讀左氏春秋  
夫帝心直春秋耳寧獨好故孔子以存魯存周而亾於  
獲麟帝漢業未成而旋斃呂蒙之手雖聖賢豪傑跡不  
相謀志在尊劉一也千百世後想慕帝之爲人猶將激  
揚感憤起頑懦而格姦回然則羽翼麟經維世教人心  
於不做者斯其道熾乎汝曹識之小子葉受而讀猶讀  
春秋也由是事帝益虔無少懈已酉葉舉於北雍將抵  
涿感異夢入闈復夢焉謀建廟以答神貺然竊念帝廟

食徧天下其愛於祠也孰若愛于書盍謀所以垂不朽  
乎旣見虞山先生全本芟蕪正謬茂以復加而顧子伊  
人又續承師言補其所未備葉遂逡巡輟筆獨感帝之  
靈爽不置于懷間採一二佚事確而可傳者附之卷末  
成夙志也嗚呼帝生而干城歿而俎豆其鬚眉肝胆不  
猶赫赫簡編哉俾忠孝之士讀之而油然興忤逆之夫  
覽之而惕然懼所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葉不敏竊以  
昔聞於庭誨者爲天下廣勸懲之鐸虞山先生其許我  
乎

題關帝聖蹟圖序

原稱夫子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暮春四明後學孫百齡頓  
首敬撰

孔夫子作春秋維王道黜霸功誅亂賊于既往昭萬世  
臣子之義而子輿氏歷叙道統之傳明孔子之憂勤惕  
厲亦卽以作春秋述之非幾希之緒所重係耶天生關  
聖帝當漢鼎潛移奸雄僭竊之際讀春秋之書務申其  
義于斯世蹟其生平志節行事全體是書蓋自孟子私  
淑後得道統之正傳者厥惟關聖帝而適協五百餘歲  
之期若孟夫子則見而知之若關聖帝亦可謂聞而知  
之者矣則豈必俟濂洛關閩諸儒出而始見此緒之旣

絕而復續乎幾希之緒存之爲性發之爲理理不外乎  
知仁勇而已何則知莫大乎明人倫人倫莫大乎凜君  
臣之分凜君臣之分莫大乎扶正統歷始終而不易關  
聖帝無遺議也無私之謂仁曹相欲以富貴籠絡之不  
能少動其衷也以勇稱悉協于義禮非徒以萬人敵也  
惟有刺良戮醜解白馬之圍似乎助操總之爲歸劉計  
耳迄今讀辭曹一書千載之下猶凜凜有生氣卒之威  
振華夏魏議遷許以避其鋒而春王正月之旨歸于中  
山靖王之裔彼荊州之失事亦氣運使然豈足爲關聖  
帝病哉奈陳壽撰三國史書以正統于魏而以列國待



漢則關聖帝在天之靈有憤然不平者矣何涑水司馬氏亦沿其舊而不知改正歟此朱紫陽所為繼獲麟之筆編纂綱目而必以正統還先主焉使千餘年之晦食一旦當陽蓋朱紫陽之心即聖帝之心聖帝之心即素王作春秋之心更可異者近得解梁廟志有塔下井磚記歷紀聖祖聖父之遺蹟而知其世治易傳春秋則關聖帝固得諸家學之相承而光大之豈非忠孝克全上紹素王之志之行不少歉耶齡竊不自量廣為搜討其有不足據者則屏而不錄庚午仲冬曾寄質于家伯氏復質之于宗翁物皆先生僉曰是果宜刊而布之用垂

不朽也適遊淮陰遇盧子濬深等益共加考訂自此書成庶幾與尼山聖蹟圖並傳兩間不啻若泰岱中條東西對峙云

敬讚關聖蹟圖序

康熙壬申孟秋剡溪後學栢菴氏呂燭撰

兩儀惟正氣流行宇宙亦惟忠臣孝子信義廉節宰持世教故乾坤藉以不做綱維托以不磨恃有篤生神武首出庶物者以立極于今古如壯繆侯關聖帝秉兩間之正氣至剛至大浩然充塞天壤其生也盤錯艱貞身扶定鼎力能挽大統于一綫洵漢室之天柱也至其蒙



難視死如歸精靈光昭于日星雲漢間英氣赫然峙于河嶽普天率土莫不仰其磅礴之神而千秋萬世罔非其威武之所照臨矣爚于壬申秋荷寵命給假旋里道經淮浦偶晤桃源濬深盧子諱湛者以帝君聖蹟圖見示閱其全帙知爲解梁州守王朱旦親見之于塔廟旁巨井中古磚字載其里居世系存亾甲子凡聖帝之祖禰聖配聖嗣班班可考王公詳述祖墓碑以紀其事夫閱千五百年而一旦得此塵灰古碣以彰明于今日此聖帝之世牒實有証據其靈爽昭昭特揭此以示信于天下後世不欲以綱目之所未及載者而湮沒于荒烟

斷蔓中也今盧子特傳聖像具攷當年行事一一繪圖分記且博採當世名公巨卿鴻儒碩士表彰頌述付之剞劂爚知是書成勒之梨棗匪直公諸當代且垂爲千古不朽皆與正史相發明而凡有志于忠臣孝子仰企聖帝之信以翊戴赤心矢如皎日義以盟誓忠肝篤逾骨肉却厚幣而廉足以折奸雄逞大勇而節足以扶正統益使人激昂奮發愚夫愚婦皆感觸于綱維名教之中則正氣常伸而不沒者皆聖帝剛直神武之威有以昭灼萬象而陶鑄于乾坤也則盧子力成是願亦聖帝威靈之感格矣哉是爲序



題關聖帝聖蹟圖序

康熙壬申仲秋山陽後學石操氏孫夔敬撰

予思古今人每對神道未有不望焉而尊見焉而敬亦  
有令人望焉而不甚尊見焉而不甚敬者必生前功業  
不能著于世沒後德澤不能施于人無以傾服人之心  
志驚悚人之視聽也唯我關聖帝普天之下老穉賢愚  
不肖尸祝焚禱心悅誠服如合一轍者何哉蓋以秉乾  
坤之正氣植萬世之綱常心同日月義冠古今繼孔夫  
子而起者自孟夫子私淑後惟關聖帝一人孔夫子善  
作春秋闢聖帝善述春秋天下尊敬關聖帝如尊敬孔

夫子原未嘗有異也關聖帝鍾靈嶽降不待生而存不  
隨沒而往其氣昭著于天上人間往來于古今上下卽  
人凡有謀爲不遂冤鬱不伸以及水旱顛連疾病災患  
有求必禱有禱必應上而庇國下而佑民精誠通于夢  
寐感格顯于見聞自古迄今隨在著靈事跡赫赫在人  
耳目不可湮沒者難以枚舉非生有濟于當世沒有補  
于後世浩然而獨存者乎普天之下睹其功業之浩大  
德澤之宏遠宜乎老穉賢愚望焉而尊見焉而敬傾服  
而驚悚頂禮而血食愈久而彌盛也茲因盧子濬深孫  
子錫菴輩相約爲關聖帝共輯蹟圖乃世所未經見者



關聖帝君聖蹟圖說全錄 卷之四  
誠一時盛事予不揣固陋妄附數言以誌不朽云

題關帝聖蹟圖序

康熙壬申季秋桃源後學肇修氏王紀敬述

日星河岳天地正氣也忠孝節義人生正氣也人秉天地之正氣而生或有偏全之異得其全者惟聖賢若至聖大賢則天又不欲以全者著一代之功名而欲以振萬世之綱紀若關聖帝者文武天授英烈性成當漢祚衰微設使其雄才大畧勢起隴畝豈不能分土而霸不則自樹而王亦足以顯榮當世乃延攬卻顧始以桃園義聚輔炎劉中山之裔奮發討賊伸大義於天下以

扶漢業艱難險阻百折不磨終成正統蓋富貴非所願正氣爲長存也迄今千餘年忠孝扶之佑之奸宄誅之擊之善者聞焉而勵惡者寤焉而恐人人有一聖帝之明威聖帝亦人人予之以赫濯較古今來帝王將相當世則榮沒則已焉者何如耶第表彰聖德而不推究本源詳厥世系如太史公作本紀世家多以文字爲工終不免後世華而不實贗而失真之議今從井碣獲其譜牒正其世家詳其里居族屬吾鄉盧子濬深彙集成書傳之無窮則天地之正氣全於聖帝者與聖帝之天潢玉牒並昭彰于萬世如日星之燦麗中天河岳之沛時



下地云爾

關帝聖蹟圖序

自古以文教垂萬世者至聖一人而已後至聖五百年而關帝生焉則又以忠義冠古今者也余考其一爲殷宗微子之後一爲夏臣龍逢之後溯其統系各有淵源而兩聖之傳心也尤在於春秋一書其存心行事前後相承若合符節詎不煌煌乎輝映宇宙也哉當帝君起自炎漢將燼之際承祖父春秋家學毅然有匡扶世道之心輔宗室之苗裔留正統於一綫此至聖之欲爲東周而夢寐元聖也受漢臣而拜侯爵斬顏良而解白馬

卽至聖之攝行相事而誅少正卯也讀辭曹數語凜然春秋炳乎日月卽至聖之令亂臣賊子懼而游夏不能贊一辭也至於威震華夏使操議遷許以避其鋒卽孔子之在魯而齊楚歸其侵田者矣其他更無有不同者雖或時有後先年有遠近而帝之所以紹繼至聖刀扶筆削者宜其生則聖沒則神窮天地亘萬古而不朽也嗚呼大矣哉世之傳述其生平者多矣然如桃園之盟文醜之刺華容之釋皆不免以稗談野說紛淪襍亂乎其間識者病之今閱關帝聖蹟圖誌全集盧子蓋感於帝君之英靈詳其世家悉其行事繪於紙而載於筆者



朗朗昭然甚盛舉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方今薄海內外莫不有一帝之靈感於心而茲復以聖  
蹟觸於目相與勉爲忠義而懼爲浮薄則是書未必非  
山西聖人之木鐸也夫

關帝聖蹟圖誌全集序

邢江 李三綱

綱讀史見古來名臣賢將素志丹衷照耀於簡篇者未  
嘗不奮然興肅然敬撫劍擊腕豎髮變色爲之激昂三  
嘆也然忠君愛國之心或出於一時之激烈考其終身  
不無訾議者輒掩卷而歎賢聖之不數數見也至漢紀  
見關帝立心行事晰精辨微則與至聖淵源傳心有默

契焉關帝生於漢末陵替之秋羣雄林立各擁重權乃  
帝視羣雄如腐鼠謂若輩不足事獨見先主枝系出於  
天潢仁義克全欣然曰斯真英雄也遂與共誓匡漢披  
霜斬棘經歷百戰義協君臣恩同骨肉數十年如一日  
卒至廣衍漢室以歸正統奸雄如孟德愛之至敬之極  
帝則從容曰劉使君遇我厚封金掛印委婉出之孟德  
爲之折服其間尊漢討賊大義凜凜與素王之崇王賤  
霸無間迨後之稗官傳奇敷演其事雖極形其神武俾  
日月照臨中者罔不熟知其事然事以訛傳訛反失聖  
賢真面目而優人儉父塗面登場適以供庸夫俗子之



噓笑褻神侮聖蔑以加矣綱每見之怒然引避未嘗不

致恨於填詞者爲之作俑而當道諸君子曾不題明禁

止爲宇宙中留此一大缺陷亦烏得辭其責耶桃源盧

子濬深於壬申重九前四日至綱館中手持帝聖像及

發祥事實集成一帙復廣爲搜討與前輩天仿胡子等

共相考訂綱何幸而附之綱媿風塵小吏久疎筆墨且

帝忠貫日月義精古今英靈爲萬物所共睹綱焉能攄

其萬一然蹟圖文詞莊簡考核精詳正千古未正之訛

與一切野史判然迥別令人見之起敬畏心綱因此書

敢弁數語益曉然聖祖聖父積功有素天生聖人以昌

其後得知山西夫子實追宗尼山道統立心行事與一

部春秋無不脗合古之名臣賢將固無能望其項背而

稗官野史之所紀載者又烏足盡信也哉謹爲序

關帝聖蹟圖誌全集序

康熙癸酉秋九月上澣楚中後學熊開楚蔚菴

氏敬撰

自漢建安至今凡千五百年

漢壽亭侯關聖帝君父母祖父母若諱若號若生平始

出于世嗟乎異哉此帝之心也帝之心歷千秋而不變

其先世之忠孝亦歷千秋而不變豈能久湮沒于地下



哉帝之祖父喜讀易傳春秋隱居不仕帝得家傳于建  
安之際似乎上天有心待帝而帝有心承上天者試以  
易傳言之易言吉凶悔吝吉一也凶悔吝三也人生豈  
憂虞多而安樂少乎不然也觀之貞吉則無不吉而凶  
悔吝盡歸于貞之吉雖履凶蹈悔亦無害矣試以春秋  
言之

孔夫子大聖人作春秋首言春王正月人戴天履地惟  
天地爲大林林總總踐土食毛惟君爲大春順天道也  
王大一統也人豈能侮天地無君父而獨立哉帝報曹  
相書明公負大義于天下而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

若猶是漢也某敢不臣漢哉嗟乎帝之心可以對漢高  
帝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中山靖王而漢高帝孝惠帝  
孝文帝孝景帝中山靖王實式憑之而帝之心又可以  
見周天王魯宗國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  
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二伯四十二年之間會盟朝  
聘征伐列國君公卿大夫而天子諸侯卿大夫無不見  
之帝辭曹相書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嗟乎此二言  
真可以提醒昏昏貿貿昧昧之人亂臣賊子之輩攝愚  
蒙奸邪一歸光昭正直何也日卽心也在天之上卽在  
人之內日卽君也人而無君人而無心可以爲人乎今



夫日出暘谷歷六所而至昆吾歷鳥吹六所而至蒙汜  
無一時而不與人見人亦無一時不與日見君門萬里  
而人實見之不敢背也要帝於邦分崩離晰而不背漢  
於顛沛流離而不忘故日在天上卽春秋春王之旨也  
心在人內卽易貞吉之義也若是乎帝之善于承上天  
而不負上天之愛惜之也帝之心如此乎

藝文考

論類

關帝論

胡珣

按東漢之末也董卓構亂羣雄爭衡曹操因之專秉朝  
權竊窺聖器先主起宗室禮英賢提孤軍以討漢賊聖  
帝委質而事之其志可尚矣觀其敗於下邳寧忍一時  
之辱而未嘗有忘漢之心勝於白馬寧辭千金之賞而  
不肯作背劉之事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及持荆  
州之節與南郡之甲直趨樊襄以抗勅敵鳴鼓則曹仁  
喪膽揚旗則呂莫不響應以曹操之雄用兵制勝自謂



無前主議徙都以避其銳當是之時義師之氣可謂振矣非有勇者能如是乎不幸釁生於鄰國禍起于蕭牆墮吳兒計中使其不死歷以歲月并魏吞吳必矣論者謂聖帝處置乖方以短取敗愚謂不然看聖帝須看與先主武侯以興復漢室爲已任一片忠忱對越天地卽是夏少康以一族祀夏配天之本心也雖古義烈無以加焉後之君子當諒其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

論與祀夏配天同一心事尤確論之不可磨者

蜀漢論

胡琦

或問聖帝蜀將軍也實錄稱漢不稱蜀者何答曰蜀郡

名漢國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王漢中拜聖帝爲前將軍是時天子在許都先主表而授之如此則受天子官也而况聖帝之身沒又在此年之冬乎以蜀稱之非實錄也明年魏氏代漢降天子爲山陽公又明年先主始稱帝於成都改元章武立漢宗廟初未常以蜀建國號也其後陳氏志三國時事分別爲蜀由是因而不改至司馬氏修通鑑以漢紀之而不以承漢統蓋謂魏受漢禪故也及朱氏作通鑑綱目與司馬氏議論不同以爲魏雖受漢禪其實篡也先主雖保巴蜀迺漢室之胄也於是黜魏正其名曰漢云



自陳壽以漢爲蜀夷諸列國後人相沿竟不知先  
主之爲漢帝矣此論關係良爲不小

讀將鑑博議

程敏政

凡爲將者當觀其大節之何如而不當計其事功之成  
敗予常慨夫戴溪之論關帝也其言曰帝輕信寡謀貪  
前利而忘後患矜已傲物犯衆怒而失人心意以帝常  
逐權之置吏罵權之請婚而迺受呂蒙之詐虛內攻外  
至於敗亾爲輕信寡謀之過又以爲帝之攻樊也常以  
軍資不給將還治糜芳傅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  
皆降夫一介之士必有死友帝爲主將不能以恩撫下

使衆叛親離爲矜已傲物之過嗚呼帝之在許也曹操  
察其無留意而使張遼問之帝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當立効以報乃去耳其  
後解白馬之圍盡封其所賜而奔先主然則惇天下之  
大信者帝也先主常與曹操共獵帝欲殺操先主不從  
夫武侯以王佐之才至於操曰此誠不可爭鋒使當時  
從帝之言則漢室中興可以爲有成之韓椎矣觀其下  
襄陽斬龐德降于禁也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銳  
無謀而能若是乎然則負天下之大謀者帝也權與先  
主旣分荊州則權乃漢臣方將戮力王事以圖犄角之



功不可謂之虛內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謂之攻  
外至於荊州之分吳人以先主爲無功不當得而溪亦  
以爲然予獨以爲曹操之東下也魯肅親謂權曰劉豫  
州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如使豫州撫劉表之衆同心治  
操天下可定也武侯請援於權權亦謂非劉豫州莫可  
以當操者夫豈以先主身之勇兵之強哉實江東之人  
欲藉重於王室之胄庶操之逆而爲我正耳蓋操逆我  
正則帝必相其役而士思奮有必勝之理使赤壁之下  
非先主親在行間則權操均賊勝否不可以逆正決矣  
荊州分地先主豈無謂而得之者哉權無故欲併之而

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帝之逐之宜耳忍辱而  
婚其讐春秋之所非也權旣反覆小人帝烏得而婚之  
矧帝知春秋識禮義而權以妹妻先主之事又自可鑒  
帝之絕之亦宜耳軍資不給當以軍法從事使帝不加  
之意則失其所以爲將者矣知人之哲聖堯猶難帝亦  
烏能逆料芳與士仁襲漢之衣冠而甘爲臣鹵者哉凡  
若此者謂之矜已傲物吾不知其可也帝之善待卒伍  
見稱於先主而溪謂其不能以恩撫下先主於帝情若  
兄弟其死也棄中原之仇爲伐吳之舉千載之下得死  
友者莫如帝而溪以是譏之是皆近於誣矣廼貪前利



而忘後患可以詆孫權犯衆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  
皆不可以詆帝何也先主跨有益州漢中之地帶甲百  
萬而武侯爲之臣權能保其必勝乎慮不及此而廼區  
區於襲帝使天尚祚漢先主不死兵連禍結何時已乎  
故曰貪前利而忘後患者權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操  
一旦欲攘其位而柄其政君其人故先主起兵徐州則  
郡縣多叛曹應漢耿紀韋晃之流位不過少府司直而  
伐曹不克誓死無悔當時扼腕於下者可知矣故曰犯  
衆怒而失人心者操也溪何故以僭竊反逆之事務欲  
取而加諸忠義正直之臣乎至篇末廼曰帝故非良將

矣然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於後代也  
嗟乎古所謂良將者豈特以其勇哉亦以其能識去就  
之正耳漢末羣雄鼎沸袁曹勢可以王天下而帝委質  
先主盡瘁乃已豈有所顧望者哉所謂良將若帝是  
矣而溪曾不之識則是重以無成爲可惜而輕其大節  
爲可後也夫成敗出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之仁人志  
士盡其在已者耳豈能責成於天耶善乎蘇洵曰世多  
奇呂蒙之功以予所見廼小人舞智不足取也溪烏足  
以與此

以成敗論則秭歸一跌國幾不振祁山數出師訖



無功非直荊州之失也然漢炎欲燼天定勝人當時君與將相惟盡其在我則同耳諸葛忠武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又曰不伐賊王業亦亾方出師圍樊帝固先忠武之心而伸大義於天下者也成敗利鈍豈復入其胸次哉觀大節不計成敗此一語可折肆評者之口矣

春秋論

郭子章

世傳帝當戰陣中手左氏春秋不釋夫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君帝學春秋一心於劉氏其旨微矣東漢日落當時與其相周旋者三

人先主中山裔故兄焉後臣曹氏殺后帝魏去雒遷許僭加九錫孫氏席父兄踞江東因而自帝萬世而下誰不知右孫左曹而帝獨不然廬其廬食其食報効而後去赤壁之戰老瞞氣奪華容相遭不發一鏃么膺仲謀若乳臭兒講婚不可索荊州不可帝豈賢世之姦姦世之賢者哉帝自負重矣帝烏知先主烏知曹孫知漢而已臣先主非臣先主也臣漢也曹生帝併貸先主妻孥非生帝也生漢也荊漢土孫氏以爲堅策土而自張官置吏帝以爲奪漢也故怒權而予操而權卒奪荆而襲帝非襲帝也襲漢也權於是重得罪天下後世而操輕



矣朱子曰人皆知操爲漢賊不知權真漢賊武侯先主  
正做得好時又爲其壞了豈非謂麥城之役乎春秋傳  
曰重爲輕輕爲重齊桓之立弗受之先君刃弟子糾罪  
亦重矣然知三酌管仲以自覆蓋不背要盟以自湔浣  
春秋予之此重而輕者趙宣子世大夫也穿弑靈公宣  
子亾不出境返不討賊春秋誅其忘晉書曰趙盾弑君  
此輕而重者春秋予桓帝予操春秋誅盾帝誅權其法  
一也嗟乎帝於春秋深矣

踵考亭微言闡春秋大旨由後世權輕重則斯誠  
篤論也帝討樊去賊豈予操者讀者勿以文害詞

哉

史論

王世貞

關帝之失荊州以爲帝之失余以爲非帝之失而先主  
之失也先主之失在委帝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  
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鹵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  
馬據其吭帝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  
至帝保其能勝乎卽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  
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  
是委帝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先主或  
自出或以委武侯桓侯率三萬之衆而駐荆襄爲帝聲



援帝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泰山矣夫以先主之明武侯之智而計不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掩雒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胡應麟曰王元美此論甚卓第劉封孟達屯守上庸先是聖帝累使發兵二人堅閉不出以致逕路斷絕迄墮吳計脫當南郡旣失麥城孤危二人罄兵風發赴難亦決不至此極先主所以不遣武侯桓侯者蜀土初定驚擾不常如魏人所傳日斬數人而弗能止武侯何能旦夕離去根本桓侯破張郃坐鎮閬中舉足援荆

郃必乘虛來襲亦非所以安輯漢川也先主蓋以時方乘勝而南郡非旦夕可下卽有利鉅封達密邇荆土足相救援詎意外訃內叛瓦解土崩遺恨千古也耶

麟評竊揣當時事勢非儒者偏諱之言然帝寃亦歸之於天者不其然乎

問曰關帝之鎮荊州論者云漢局天府而委之帝似不能無憾于先主又云坐視公一人北抗魏南抗吳當時桓侯孟起何不擇一人以犄角帝及帝舍北而南無復生地似不能無憾于忠武又云帝目中無人護前傲士糜傅編裨嗾憾叛去又似不



能無憾於帝然則此一蹶也子將何所咎乎答曰  
是皆不免以成敗論英雄也夫先主之于帝其恩  
義爲何如者豈故忍肩天府而委之以待帝獨立  
而不支乎蓋真見帝之忠勇可以獨當一面卽不  
能北蹂操南躡權庶乎足以自守迨帝樊城之捷  
操且怖之何有於權亦政不虞前格白刃而後中  
伏機天不祚漢先主其如帝何夷陵一師報怨是  
圖何惜敗績於此見先主之心矣英雄舉事要在  
賈勇而前成敗利鈍非可逆睹若徒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哉天若有意於漢操果遷都權更如約非

惟不用呂陸陰謀乃更遣一師以助之則操之將  
死游魂安知作何狀乎夫操在白馬津與袁氏角  
以一萬五千之師抗四州數萬之衆正如帝之抗  
操也假使劉荊州用韓嵩乘敵之謀孫伯符不死  
於許貢客之手則操且腹背受敵非蹶河北卽蹶  
河南耳此不亦帝之反證乎蓋帝不幸而操幸魏  
幸而漢不幸也忠武其如帝何且是時孟起方領  
涼州桓侯亦有北門之寄忠武何以遣之其他人  
又非帝之股肱也荊州諸將麋傅鄙夫耳卽不叛  
去何益于數郝普小有意而守不堅亦苦爲吳所



給帝目中何得有之然則帝之獨守荊州幾振而顛猶之乎忠武出師身在行間僅有楊魏二將不能並用而食少事煩終以自實耳蓋天意去漢卽二公將如天何而於人則奚咎矣此視胡氏評弇州語意同而加詳焉其反覆申天定之旨則又廣弇州之未悉持論可謂精矣論中更原有帝與忠武氣調未合一段蓋本史有關張不悅之文然毛給諫一公者又亟辯其無之予以此非帝大端所係而評之甚難故於本傳刪其語而論辯皆畧之

關帝小論 二則

陶登

帝在許操使遼以情問帝正以不留告之及去不復追但曰彼各爲其主耳後七軍淹沒樊襄告急則欲遷許以避之操奸宄兇恨於文舉文若輩一有猜忌立見誅夸獨於帝不能一思加害且其幼在行間譽擅孫吳如烏巢祁連潼關諸役率擐甲屬橐以臨攻戰獨于帝不自擬一當其鋒若是者何與蓋帝天下之至正也操天下之至邪也老彪消于赫陽妖狐窮于朗鑑帝義烈神威必有以潛奪其魄而深折其隱者故雖狼噬蜂螫于平日及與帝遇旣生其敬復生其畏見容而氣喪聞聲



而神沮邪正之以天相制所固然也如曰從獵而義形  
誅良而勇著猶其後矣 帝謂文遠曰曹公待我厚然  
於劉將軍誓以共死當立効而去耳夫茹茶甘藥人情  
所難而獨惓惓於孤窮之主者忠臣烈士之心固有然  
也若明告不留是不慮曹之制其去乎帝既誓以死操  
烏乎制之然則操曷不以死制乎制之而成其忠名慮  
形已之奸操之妬也不制則可以報主勸臣下而又成  
已與忠之名操之狡也况大義所在天日爲昭抱耿耿  
之心出烈烈之詞彼亦有動於天良而不容自己者而  
又烏乎制之使帝當日內蓄歸劉之志外飾附曹之言  
藏鋒伏機詭隨以應異日雖欲浩然長往必不能也然  
則世之工爲巧詐心口嶮巇期有濟而適以取敗者睹  
於帝可以媿死矣

史評

趙師尹

關帝忠義夫人而能言之其所以爲忠義類有人能辨  
之獨獵許礪刃或謂時尚未可釋曩從帝言可無今日  
之語則帝天賦智勇自有以及之七軍沒斯言踐矣或  
又謂辭婚可也詈其使不已甚乎然而請婚要我也懾  
我也魄先奪之矣帝正氣勃勃語何暇擇至權竟臣不  
帝先見寧啻百里耶使天祚漢一統業成將在先主矣



外交納媾辱甚耳惜乎周於智勇而不得其志也國欲三分帝乃先殞是以浩靈鬱鬱瀰漫天壤間忠懷義氣常使千古見之環冕駢犧人心自不容已於始終臣漢之心果何與焉

呂陸陰謀論

陶世徵

兵不厭詭呂陸之計君子斥爲陰謀而不尚者所以誅其心而按其罪也橫槩臨江憂及寢榻操固權之大仇也况脇大君弑母后爲率土不共戴之賊乎樊襄之役義聲震天旣不能擐甲奉轡以從乃復瞰形伺影必傾其忠覆其烈而後快非鱗鬣其形吞噬其性寧甘爲之

乎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耿韋之謀旣敗獻帝日在水火抱忠如帝能旦夕安乎是以陸獻書也受之而不疑呂稱疾也信之而不顧忠懇迫于胸懷大義斷其猜貳濡體燎毛急以身殉豈遑計爲藏辛伏螫之奸哉愆嬰天譴蒙已身受之華亭鶴唳之悲慘及三族遜又奚辭蒙倡而冥誅速遜和而遺禍遲庾子山云陰翳累葉必以凶終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梁而路窮天理昭彰詎可誣與陳曲逆曰我多陰謀是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夫曲逆用之衛君父者也猶以道家所禁爲言彼忘君父而賊忠良將何以自這後世



比之鬼蜮當矣安得起既朽之軀而面正其罪也夫

權檜論

閻調鼎

獻帝飲恨於山陽徽欽銷魂於五國千古所共痛也然壯繆歿而不篡武穆殞而金橫二忠係天下大祚如此而權檜輩忘所共尊而必欲死之其罪均也千載下鐵其像而鞭之乃獨在檜而未及權何與且檜金間也權漢臣也檜奸成而尚有宋權謀行而遂無漢較其罪權尤重矣

爵號論

黃希聲

古今稱關帝者或述生爵或舉褒封要各持所是迄無定號常試爲哀論之其謂生時爵侯非志而斷之前關帝者焦太史竝之議也余參酌本傳還之以侯亦自有說蓋帝雖乃心先主大節具在獻帝之朝建安以前先主亦宗臣耳其爲豫州牧及左將軍皆操所表授也武鄉之對仲謀曰劉豫州帝之答魯肅曰左將軍皆不聞其羞稱焉以表者雖非其人授之自出乎侯匪後世爵非朝恩私室之說所得而免焉耳帝身在許都茅分漢壽儼然二十四葉天子之所賜者避而不稱於義何居况漢壽之職先主亦自承制表授胡氏蜀漢論言之甚明若此時不以漢壽子之則是魏吳未云改玉而西土



先自問鼎矣有是理乎故余之存漢壽者尊統非以忘漢實錄非以誣帝其與焦氏之論寧非義存補救志殊駁刺者乎歷代封號由公王而極乎天帝真尊無二上矣子衡氏之詩有曰春秋與魯嘉素臣帝我王我皆浮雲以表夫始終臣漢之心庶云讜議然忠懷褒典固自有並行不悖者若夫聖賢之稱達乎婦孺夫子之誦或擬宣尼雖公好不啻出口諸家各以闡微而友人黨憲公氏則又有以益我矣其言曰尼父刪述六經並就而自言所志惟在春秋後人又有一詞莫贊之說以今觀左氏傳其爲詞固甚多耳然則游夏可與言詩而丘明

乃能成史尼父蓋有以信之矣其云巧令匿怨左耻亦耻者爲以信史相予之左驗甚明也帝於投戈講藝惟此一編匪耽文詞實同好惡嘗考言論世其大者欲去操則曰吾終不留欲吞吳則曰不難滅汝極之問超人材恥忠同列無一詞一色之隱護焉孔左所耻曾有一於是乎夫武鄉精忠大畧不無因勢用權以濟其時而漢壽至性孤行獨有指天矢日以成其節氣象純乎帝者心事符乎聖人蓋帝之契微文全浩氣其證詣所油然而也而沫泗有嫡冢矣余聞其言而躉之曰帝志春秋語非創獲論心析義得此彌彰今乃知願學孔子者閱



數百年而再見其人又千餘年而共見其心也大哉關  
聖斯則 熙朝褒予之正而萬世尊稱之至也聖帝之  
稱焉宜矣

漢先主伐吳論

李 清

嘗慨史鑑中有以一字之誤而幾掩英雄之心淚者則  
所謂漢主耻關某沒將擊孫權是也夫高歡耻竇泰沒  
而復伐宇文誠耻之耳若先主與聖帝痛也非耻也何  
以言之蓋先主雖帝胄乎然身業販履猶乃祖以一亭  
長起事而關張猶蕭曹故人也且寢則同床侍必終日  
其大義深恩過蕭曹遠甚孫仲謀襲荊州并害聖帝云

何以言聖帝功則于禁之七軍沒而孟德幾徙都避功  
何赫以表聖帝心則極知曹公待我厚而拜書告辭卒  
奔先主于袁軍心何親功赫而不食其報心親而忽斷  
其羣想聖帝感舊潛故當不啻光武涕泣枕蓆間而心  
痛兄續伐吳烏可已或曰蜀叢爾國砥柱關張耳聖帝  
甫亾桓侯旋殞是亦不可以已乎吾謂聖帝亾而伐吳  
不可已桓侯殞而伐吳愈不可已夫以范疆張達手害  
桓侯而携首奔吳吳實逋藪矣害聖帝者仲謀而容其  
害桓侯者則非仲謀而亦仲謀吾故曰愈不可已然則  
諸葛子瑜之言非乎曰關某之親何如先主趙子龍之



言又非乎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若先滅魏則吳自服噫子瑜自爲仲謀計耳彼子龍所言則未審當日情勢而大言之也夫當草廬初訪已云曹操擁衆百萬不可爭鋒矣丕雖篡無隙何乘况劉曄智而司馬懿畧且也先入咸陽者帝之高祖自由關中起非緣蜀起彼由關中以寓蜀猶迴身取此緣蜀瞰關中乃進步圖難易殊矣獨義聲貴而顧令分則君臣恩同兄弟者先殞吳庭無乃田橫義客將起笑人哉且關張外馬超魏延輩皆寄寓也彼見親若兩人而生依死擲吾儕萍水耳安望帷蓋報將解體生心且接踵起而匪直滅魏不能卽守

蜀亦不能夫劉曄魏臣耳且謂不報吳則始終之分不足而謂先主已乎其伐吳也報兄弟耳君臣者後世增加之言卒至伐吳師敗而鬱鬱白帝者不轉瞬繼關張沒吾是以憐其心重其氣而謂諸葛武侯之不諫當以此

黃石齋曰於蜀志耻字易一痛字千古英雄肝鬲如生映碧可謂善讀書

附伽藍辨

郁世燮

禪林道院中有護法神曰伽藍或當戶而立或拱侍于旁神不拘一而以關帝作伽藍者大槩十八九夫釋道



各崇其教今護法則爭尚聖帝何也或曰世傳聖帝受  
天台智者智顛五戒得爲伽藍神故釋氏尚之或曰聖  
帝精靈亘古今可資以怵伏羣邪故道家又尚之稽之  
梵書譯衆園爲伽藍浮屠所居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  
是伽藍原未嘗有神而道氏亦以伽藍名此沿習者之  
妄也若以聖帝爲伽藍則獨以爲不可聖帝忠孝節烈  
得統春秋素王素臣心源獨紹自孔孟而後扶名教而  
植綱常者賴有聖帝也數千百載來自天子以迄士庶  
莫不奉爲儀型隆以褒崇之典加以帝王之號馨香俎  
豆遍於宇內陟降赫濯功存億禩未可與伽藍等視之

也卽曰聖帝曾爲伽藍矣其說未見于經傳而巍峩廟  
祀袞冕圭裳載在典禮今焉有以帝王之尊居門廡之  
下被介冑之飾類宿衛之容其爲褻越不已甚乎卽今  
四海之內奉聖帝之像敬事不衰者比戶皆然也此無  
異故蓋以聖帝大義匡時則古之聖人也其楷模百代  
則人之師表也其能佑庇人而切其感慕則又不啻其  
祖先也是以尊之至重之至也假令以聖人師表祖先  
在其前而使之負墻而立倚楯而侍爲之弟子孫曾者  
敢乎不敢乎夫緇服黃冠不識有聖人師表祖先而相  
藉以爲伽藍宜無足怪然獨不見巍峩廟祀袞冕圭裳



者乃尊並帝王耶以庶人而獲罪帝王引經按律其咎  
安辭或曰然則聖帝伽藍之位將何以置之曰門者徙  
之於庭旁者易之以正并戒後之設像者宜坐不宜立  
一二名公大人片言開諭其有不翕然奉行者殆非予  
之所敢信已

藝文考

記類

宋元祐七年解州知州張柬之重修關帝廟記

河東路解州解縣尉鄭咸撰

帝以忠義大節事先主爲左右禦侮之臣名聞於天下  
後世雖老農稚子皆能道之然皆謂帝英武善戰爲萬  
人敵耳此不足以知帝也方漢之將亾曹孟德以奸雄  
之資挾天子以據中原虎視鄰國謂本初猶不足數而  
况其下哉獨先主區區欲較其力而與之抗然屢戰而  
數敗矣士於此時懷去就之計者得以擇主而事之苟



不明於忠義大節孰肯抗彊助弱去安而卽危者夫爵祿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視萬鍾猶一芥之輕比千乘於匹夫之賤者豈有他哉忠盡而義勝耳帝以孟德名爲漢臣實漢讐也而先主固劉氏之宗種帝嘗受漢爵號矣苟爲擇其所事則當與曹乎與劉乎曹劉之不敵雖愚者知之巴蜀數郡以當天下之半其成功不可待也而帝豈以此少動其心哉秋霜之嚴見睨則消南金之堅遇剛則折而帝之忠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亾居後不可奪也孔融楊彪皆巨德元老一日少忤孟德乃戮而囚之帝爲孟德所得不敢加無禮焉比其去也熟視

而不敢追然則帝之所以勝孟德者多矣蓋有以服其心而折其氣豈在行陣間乎帝本解人廟於郡城之西廟久不治里中父老相與經營加完新焉時維太守張公別乘張公相與爲雍容鎮靜之政而解民熙然樂之日有餘暇可以致力於帝矣然則帝安其宅厥有由哉

金嘉泰四年重修關帝廟記

解梁軍知州事賜紫金魚袋前吏部員外郎京

兆田特秀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若范增爲項楚畫計雖怒撞玉斗未免爲彭城之廢人矣勇



而義寡不能堅事君之節沒世無以成其名若呂布反  
覆無定雖巧中戟支未免爲白門之縛鹵矣忠而遠識  
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僞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  
然獨立千古者惟帝之偉歟昔漢火灰冷羣龍鬪野曹  
操以奸雄之心挾天子以令四方雖名漢相其實漢賊  
先主以漢之宗裔稟寬厚之資負英雄之氣下將解黔  
首之倒縣上則懼高光之不血食也屈體待士冀完舊  
物帝於是時意謂子曹則誅顏戮醜權也子劉則輔正  
合義經也於是委質先主如雲風之從龍虎周旋禦侮  
有死無二及督荊州也降于禁戮龐德梁郝陸渾遙受

印號威聲赫然震疊華夏曹操謀徙許以避其鋒江東  
請求婚以結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爲鼎足疆國  
二敵睥睨而莫敢妄動者非帝之力歟當時諸葛武侯  
自謂管樂之流於人不易許可嘗謂馬孟起兼資文武  
一世之傑當與桓侯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  
也世說多稱策馬刺顏良於萬衆中遂解白馬圍爲帝  
之美是豈真知帝者哉且帝平昔好春秋左氏傳方先  
主在許與操同獵帝勸先主殺操不從及在夏口飄飄  
江渚乃怒曰往日若從某言豈有今日之困以是知帝  
好學通古深識遠見又有大過人者當下邳之役爲操



所得禮遇甚厚帝視高爵重賞藐如草壤盡封所賜而去於戲士窮見節義方曹氏勢熾炎劉力弱事君不怠其本見利不失其義是豈增布可同日語哉解實帝之故里廟在郡城西春秋所祀送迎奔走四遠之人惟恐其後本朝慮帝之廟歲久將弊特降明命而完新之余既喜叙帝之忠節休烈亦將律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

唐貞元十八年重建關帝廟記

大理寺評事董佺

玉泉寺在覆船山東去當縣三十里疊障回擁飛泉迤邐信金人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

聖帝都督荊州事關帝遺廟存焉聖帝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顛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帝遇云願捨此地爲僧坊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虩前劈巨嶺下堙澄潭環材叢仆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聖帝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銳武侯謂之絕倫其於徇義感恩死生一致斬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爲英賢沒爲神明精靈所託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係昔陸法和假帝以鹵任約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素入寺皆若嚴官



在傍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公政  
成事時典從禮順以爲帝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  
祐我烝庶而帝廟墮毀廡縣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耶  
乃命令張儂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樂榼博敞  
容衛端肅唯曩時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矣神明  
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出于新橋  
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子曾忝下介  
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制度則列于碑  
後

宋元豐四年重建關聖帝廟記

無盡居士張商英

道出陳隋間有大法師名曰智顛一時圓証諸佛法門  
得大總持辯說無礙敷演三品摩訶止觀是三非一是  
一非三卽一是三卽三是一隨衆生根而設邪後至自  
天台止於玉泉宴坐林間一心湛寂此山先有大力鬼  
神與其眷屬怙恃憑據以帝通力故法行業卽現種種  
諸可怖畏虎豹號擲蛇蟒盤瞪鬼魅嘻嘯陰兵悍怒血  
唇劍齒毛髮鬚髯妖形醜質剌然于變法師愍言汝何  
爲者生死于幻貪著餘福不自悲悔作是語已音迹消  
絕頽然丈夫鼓髯而出我乃關某生於漢末值世紛亂



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虎臣蜀主同復帝室精  
誠激發洞貫金石死有餘烈故主此山諦觀法師具足  
殊勝我從昔來本未聞見今我神力變見已盡而師安  
定曾不省視汪洋如海匪我能測大悲我師哀愍我愚  
方便攝受願舍此山作師道場我有愛子雄鷲類我相  
與發心永護佛法師問所能授以五戒帝誠受已復白  
師問營造期至幸少避之其夕晦冥震霆掣電靈鞭鬼  
箠萬壑浩汗湫潭千丈化爲平址黎明往視精藍煥麗  
簷楹闌楯巧奪人目海內四絕遂居其一以是因緣神  
亦廟食千里內外廟共雲委玉泉之田實帝之助歲越

千稔魔民出世寺綱頽紊搥拂虛設帝旣不祐廟亦浸  
弊元豐庚申襄有蜀僧名曰承皓行年七十所作已辨  
以大衆請倏然赴感有陳氏子忽作帝語自今以往祀  
我如初遠近播傳瞻禱愈肅明年辛酉廟宇鼎新爾時  
無盡居士聞說是事以偈贊曰關帝父子爲蜀將氣蓋  
中原絕等倫喑鳴叱咤山岳摧義不稱臣曹孟德憤烈  
精忠貫金石英靈死至玉泉山陰兵十萬部從嚴鐵騎  
咆哮汗金甲架鸚鵡鞫鷹走獒犬鞭笞虎豹役龍蛇膾肝  
脯肉飲頭顱無上菩提豈知有智者南來爲利益嘿然  
宴坐喬木陰法力廣大不思議溪山動蕩失安據妖怪



百千諸怖畏神通究竭誓歸依大威大猛大英豪棄置  
愛戀如泥滓將此山巒奉佛土受持五戒攝身心仰山  
南嶽及高山佛佛道同無異化見在住持承皓老宗風  
孤峭帝所欽未來補處出家人萬木巖前希審細宏我  
如來像季法長松十里碧雲寒

施山造寺蓋玉泉祠祀之所由崇唐宋二記述載  
甚詳是以錄之

元祐初建關三郎廟記

奉議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張商英

李冰去水患廟食於蜀之離堆而其子三郎以靈化顯

聖帝死國事帝憑於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異著  
者有子克家體父之志如易之乾坤不居正位而寄功  
用於六子與索之而若虛迹之而非無福祥簡簡以介  
其善災禍虢虢以驚其愚疾而禱之有時而瘳膜而禱  
之有時而濡朶瓊草而發嘉禾驅魍魅而屏夔魑林藪  
幽深亾蛇虺之蟄檻窅不設無虎豹之虞蓋力有所不  
能者其鬼神之所司乎噫帝之父子驍勇猛銳生於亂  
離之時以金革戰鬥爲事身死家破客魂魄于覆船山  
之下一旦遇大士發明真諦心生欣厭以剎那善念其  
福力遂與玉泉相表裏佛力之方便真不可思議哉初



皓老新關帝廟屬予記其所以施山造寺受戒之始末  
矣後三年三郎祠成當陽縣明府又以書來言曰承皓  
七十老子布衣糲食而勤于營繕以維持像教爲志有  
足尚者帝其再書之廼承其說爲之記

此所謂昭貺祠也帝死國昭貺死父忠孝餘烈共  
著神明宜矣嗣後諸葛忠武之子瞻孫尚張桓侯  
之孫遵趙順平之子廣皆以伏節勤事不愧祖父  
漢可謂有人哉

元順天府權帥府苑德重建漢義勇關帝廟記

翰林院侍讀學士陵川郝經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傑莫不欲代  
漢受命比迹高光而祇事于詐力智計土地甲兵獨先  
主始終守一仁聖帝始終守一義盡心于復漢無心于  
代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爲僭僞曹氏徒爲篡竊孫氏  
徒爲偏霸竟不能以有漢初帝及車騎將軍桓與先主  
爲友約爲兄弟死生一之及先主取益州留帝鎮荊州  
獨當一面犄角蹙曹先主進取漢中帝威震許雒幾復  
漢矣不幸而操權合謀以圖帝帝死而曹氏篡先主與  
桓出師伐權以誅讐桓死而主崩始則帝與桓以死事  
先主終則先主與桓以死報帝嗚呼仁之至義之盡也



帝起義于涿郡戰爭于徐兗奔走于冀豫立功于江淮而歿于荆楚其英靈義烈徧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爲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間井皆可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帝生千載之下景仰嚮慕而猶若是况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年誅曹復漢有餘地矣容僞醜正實繁有徒嗚呼哀哉順天當燕趙之衝而府中之廟二皆庫俯墊偪不稱帝之威靈歲丁酉權帥府事苑德於雞水南湖之右創爲新廟耿耿奕奕神居巍然初爲廟貌並先主皇

帝車騎將軍及帝爲三萬戶張公來享於廟退謂德曰廟無二主尊無二上君臣同祀而帝侍側如昔享覲不專非制也遂議別爲先主皇帝廟而帝始正南面之位焉已酉秋大享禮畢請碑其事故推本君臣之義以昭不朽仍作詩以侑神詩曰漢季草澤生英雄帝自蒲坂來山東結交四海皆兒童燕南壯士忽相逢義氣許與開心胸樓桑五丈卽沛豐破屋半夜噴長虹指天誓日除奸兇萬折不易以死從闕如兩虎夾一龍風雷盪天漢火紅誰知京都遽蕪空盡爲曹氏妖狐蹤忽爾陷賊當天窮躍馬斬將萬衆中掛印賜金還自封橫刀拜書



去曹公千古凜凜國士風跨有荆益事戰攻直指許維  
期一戎操如喘鼠謀避鋒權如黥臬示象恭肘腋掩襲  
有呂蒙遂令大業弗克終桓死帝崩永安宮三人在天  
義烈同惟王神威地天通血食廟祀仍軍容操骨已朽  
帝爵隆操鬼不食帝禮崇作詩頌帝興義功願如東坡  
贊孔融

廣陵關帝廟碑

馮子振

大丈夫忠憤不酬於尺寸而廟食滂沛於九州功名不  
留於須臾而義烈感慨于千古黃河之北大江之南陋  
之而偏州迂之而僻縣枵然數十家之聚輒哀金券地

畚土伐木寧鶉衣百結不敢虛丹獲於關帝之祀事寧  
蝸蜒一角不敢乏牲酒於關帝之畝宮矧大邦劇邑人  
物克斥之鄉乎四百年赤帝之璽睥睨於一旦徼倖之  
姦兇劉表無意於中原劉虞殞命於幽朔卯金刀之胄  
僅縣其一縷之墜緒於樓桑大耳之衰宗關帝奮起河  
東與先主遇自爾周旋艱險投間抵隙之會未常不身  
親其間識者謂馘顏良於白馬之圍不如破孟德于赤  
壁之鬪爭魯肅於益陽之瀨不如降于禁於襄陽之攻  
功勲垂成貉夏爲厄有志之士蓋深悲之嗚呼劉先主  
展轉於公孫羈縻於呂布棲遲於袁紹進無容足之地



退無寄跡之穴四方響應之初附乍合乍散乍奔乍衄  
殆不知其幾矣而關帝不肯輒去去輒復返古所謂主  
在與在主亾與亾者耶人間世梗梗楸楸之夫後關帝  
千數百載所以願爲之執鞭不慕帝之勇敵萬人不慕  
帝之雄視百代不慕帝能塊土裂三分之漢鼎不慕帝  
能赤手擎一面之荊州其惓惓向關帝之心特以其當  
賊操九州之地已有其七之時技窮力殫獨不忍背棄  
流離顛沛之先主爾彼張桓侯亦若是也英魄凜凜雖  
死猶生廣陵之城隍西廡舊構祠事關帝甚謹予是以  
掇拾公之平生衷懷如是遂併及之

明寧海關帝廟碑記

方孝孺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  
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  
漢壽關帝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  
載窮荒遠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而  
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  
者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  
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舉世故發爲忠義之業巍  
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  
以沒其炳朗靈變不與衆俱泯則復爲神明無所不之



固其理也人或謂帝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  
知帝之心者當帝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  
先主敗亾之餘削弱爲甚操欲誘帝爲己用毅然不從  
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帝不死與武侯戮力武侯  
治內帝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鹵而高祖之天下可  
復矣然則帝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  
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  
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  
非出于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帝廟邑人虔奉  
如帝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炎光

中滅寰宇分奸雄巨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輦大統  
重昇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闔虬髯虎睂面赤滿寶刀  
白馬提三軍驅斬羣盜如狐豚扼荆取益聲勢振東吳  
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  
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燉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  
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不原羈鬼號呼如割焚孰若  
我帝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謾春秋薦獻羅庭門酒芳  
牲碩簫鼓喧帝乘飛龍雲駟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  
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實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  
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竇神不殮至理甚昭千古存帝靈



行世同乾坤

識見議論俱足千古此正學之所以爲正學也

東光關帝廟碑記

錢福

漢義勇關聖帝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冊  
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田畯村嫗懾其神  
吊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  
其讐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  
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暫勉之可剽得其勲業之大與  
漢世相終始有補于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  
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帝之力提一旅之衆

以自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焉往不得  
其志而乃遙擇先主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先主  
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帝周旋艱  
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卽死而帝宛轉曲從斬一  
敵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  
悍直遂者之所能辨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  
於學問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先  
主間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伸大義於天下者徒以  
帝爲之虎臣耳使帝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  
之功豈在蕭曹下哉及帝旣死而荊州構釁漢竟以亾



嗚呼帝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者而  
權之爲賊未白也自帝首罵辱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  
權之當擯及權賊帝附操而後其漢賊者始不得逃乎  
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帝以傾權而權不能存  
帝以支操非唯智不操若而得罪於漢室亦大矣故權  
之爲賊自帝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  
遼說帝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亦知帝之剛明非其  
所能擾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人乃以聖人之徒  
目文若而不滿于帝豈理也哉剛明正大之氣人人同  
得以爲人者雖或曲抑于一時而終當感發于後世感

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巳然後吾心之神若有見  
焉而帝亦若有所荅焉此廟祀之所由設也東光之廟  
創於 皇明宣德間迄今再修者邑宦海寧縣丞羅君  
清予故人也仰帝之忠烈廼立石屬余爲碑詞以昭于  
後世且東光與涿郡南北並列爲赤縣廟于東光爲尤  
宜而帝之死節臨沮爲楚地故于碑之末復爲些詞以  
遺邑人俾歌以祀云詞曰虬髯龍翔氣沼吳些上帝旣  
命我版圖些帝兮歸來勿吞屠些刮創含笑力拔許些  
上帝旣命我疆圉些帝兮歸來勿超距些帝兮歸來勿  
之荆些赤壁烟消江水平些帝兮歸來勿之益些陳石



關聖帝君聖蹟圖說全集 卷之四  
纍纍駢以積些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誓殉國讐奚有  
故鄉些豈不遐思東入雒陽些虺蛇窟室蛟龍遁藏些  
桑陰芑隣童童如車些翠葆亭亭笑駐乘輿些帝兮歸  
來帝情所予些湯沐有邑滂沛郊墟些籩有核兮盤有  
魚些疇薦黍兮園摘蔬些夢回醒兮什樊豬些鞭風霆  
兮下太虛些遨遊八表兮反厥初些福簡簡兮民歡啖  
些壽皇圖兮護儲胥些帝其不來兮民蹙曷紆些

義惟正故嚴言以文而遠帝不朽斯篇且不朽

燕子磯重修關帝廟記

顧璘

都城之北大江之滸有漢盪寇將軍關帝廟在燕子磯

上不知何許時立靈貺昭應人共虔祝正德庚辰 武  
宗毅皇帝南征寧藩駐驛廟下謂規制隘陋不足以妥  
威靈迺勅近臣恢隆門宇增飭亭榭冠巖履江勢挾雄  
峭復置清江道院于側命道士守之煥乎南都一偉觀  
也客有問者曰聖帝蜀漢之忠臣也視吳爲仇顧食于  
茲土乎哉顧璘氏曰天下之同尊曰義人之大節曰忠  
唯義故通乎四海唯忠故貫乎百世漢君天下四百餘  
年率土皆臣也未代昏弱羣奸陸梁稔惡逮操陵逼尤  
毒幸先主奮起帝胄圖復高光之業豈非忠臣委命之  
秋乎聖帝與武侯諸賢奉而輔之輸誠布力誓死無二



至於執節辭命雖操信之而不敢逆於是鯨虎啖之氣  
固已舉荊州而震許昌矣孫權世臣之裔効忠併力共  
除餘閏正其分也徒憾拒婚之隙納約儉雄推刀忠義  
何其謬哉是以日月所照莫不嘉節烈而哀殞喪盡漢  
故地人心同憤何三方之異界乎故百世之下人知尊  
帝爲義而不知聖帝之爲蜀聖帝知復漢爲忠而不知  
東土之爲吳人祠之聖帝享之無不宜也今崇祠禋祀  
雖魏地皆然又何問新廟乎客曰唯唯抑斯地也危巖  
壁立下控幽渺江濤洶湧橫納上腹震風凌雨之夕尤  
不勝其悲壯然則帝之神爽義烈宜其有憑焉者廟前

有石無文道士陳永淳與其徒鄭德臣謁余爲之記

光州關帝廟記

喻時

漢運剝撓炎祚頽唐城烏宣怨於童謠宮麋徵亾於宦  
孽大廷虛器中區沸羹挾帝者無臣僞署者無君魏瞞  
陰賊吳豎亂雄智則有若或攸勇則有若瑜肅莫不委  
伏臣妾於其間逃臭腥而墮草壤飈回夜暗紛不知有  
朝旦也帝秉靈條若沐芳涑川洞該麟史之畧冥會人  
心之天解梁奮拔涿鹿合并參真壁于亂珉識獨鶴于  
羣雞帝室之胄一見盟心躍馬來龍長虹夜噴是故封  
還曹金橫刀拜書不爲難謝絕吳婚峻詞大諾不爲險



刺良誅醜擒德獵禁不爲猛征樊討襄指許顧雖不爲  
異徙都之議操如喘鼠使天假炎德則反正猶踐機爾  
夫何醜正惡直朋爲禍區域射豬嚙頓失隆勲君子于  
是飲泣於章鄉云雖然熊虎奇氣單敵萬人義烈高風  
雄視三國世之魁傑推服王者紛矣豈遂短謀取敗倒  
如陳胡曲儒之所妄疵也耶蓋天下有大節是在我惟  
義焉天下有大運是在天惟命焉商宗之世而傳說昌  
周宣之世而方叔強魯公之不殞唐室之不陵岳飛之  
不死宋運之不替帝之榮謝漢實係之漢興則帝存漢  
已不競其謂帝何是帝之可者我而不可者天乎可者

義而不可者命乎是故來而能人往而能神生而能英  
死而能靈歷代追秩 明朝渥典列廟于龍朔鯨浸廣  
祀于日域月窟無象無不象無感無不感蓋英風積則  
颺正氣鬱則顯精多而魂强者變化之奧也昭天而在  
上者聖賢之餘也帝之所以百千萬年凜凜嶽嶽如生  
如見呼而答禱而應凡以廟貌血食饗者定理也祭法  
也豈竇與幻哉繫以侑帝之歌三章一曰維麗天兮星  
辰龜躔鶉次兮妖雲恠氛帝德燻閩以崑巍兮千古仰  
爾靡淪二曰維麗地兮山川風乖氣舛兮石泐波旋帝  
廟璀璨以彪鴻兮千古妥爾靡遷三曰維麗人兮綱常



昏衢夢境兮貞彫元喪帝烈天矯以洪鬯兮千古賴爾  
靡忘

常州新建關帝廟記

唐順之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  
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帝靈響助我師者  
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朝立廟嘉興以祀帝事具公所  
自爲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  
州軍中復若見帝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  
幾趙公協謀於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  
公益神帝之功命有司立廟于常州帝之廟盛于北而

江南諸郡廟帝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也吳帝讐國吳  
不宜祀帝帝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爲知帝之心與鬼神  
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  
真漢賊也按帝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  
義者先主武侯而已武侯猶以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  
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爲嫌惟帝忿然絕其婚罵  
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爲漢賊志必殺之  
者帝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蜮之資必不爲帝  
所容非吳斃帝則帝滅吳此真所謂漢賊不兩存之勢  
也帝不死則樊襄之戈將轉而指於建業武昌之間矣



然則滅吳者帝志也帝之志必滅吳豈有所私讐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於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于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尚困於亂雄帝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帝非讐吳讐其爲亂賊於吳者也讐其爲亂賊於吳者所以深爲吳也帝本欲爲吳民斃賊而先斃於賊齋志以沒帝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帝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爲亂賊於吳者倭夸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爲帝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

相遠未可以爲杳冥而忽之也竊謂吳人宜廟帝帝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爲廟帝莫此地宜於是樹以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倏忽若帝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强者益勇弱者思奮抵掌戟手若神基之然則諸公之爲此舉非特以答帝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邵君惟中代守有嘉成績增之式廓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竭竭關帝惟萬人敵天



稟異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殪匪曰後吳勢有  
未及欲拯吳民爲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隲吳  
民至于餘年東南不淑天隳妖星島首海宄兇遜復生  
競爲長蛇荐食我吳帝靈在吳能無怒乎夸刀如雪手  
彎不展渠魁倔強悉就烹臠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  
誅之寔徼帝福徼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帝自今其  
始毘陵吳隅古稱將壇若有待帝鬼兵踞蹠天陰髣髴  
長刀大旗生欲拯吳沒而來思帝德吳民無間生死么  
麼小醜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踴躍歡喜競如赴敵強跳  
弱起誰鼓舞之帝有生氣

太倉州關帝廟記

王世貞

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帝之祠廟徧天下幾與學宮浮  
屠埒其在吾州太倉者亾慮十數而城西之吳隅最著  
其祀不知所由始自癸丑甲寅間烏寇內訌擗髡我郭  
郭而睥睨之間若有攝其魄而祛之者諸將吏士人歸  
德於帝之神稍稍飾廟貌而病眚瘕且前逼狹逕不稱  
萬曆庚辰飭兵觀察使臨汾徐公來謁而心動謀所以  
更新之 御史中丞絳州孫公名光按部至與徐公咨  
攷政弊吏民病苦而徐公以間請新帝祠帝慨然許之  
已而曰時得無屈乎是未可以煩我父老子弟蒐幕府



訾同得羨廩之中金百以倡徐公所捐帑金視孫公而倍以工屬袁守伯睿俾司其總亾何徐公遷秦右轄而觀察副使饒州李公來代以中金四百五十益之云云

徐公去州之薦紳先生出為祖徐公觴而屬余曰夕者夢帝戟手謂托子以寧宇疇歟為我紀之則稱先生名以報意欣然別有是哉帝之神也非先生之言而誰屬余謝不敏廟成袁守以李公命來請既李公復申徐公遺指以請余不獲重謝乃拜手颺言曰帝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葉馘良梟德若承蝸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螳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

死跡故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於一綫未盡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帝之歿威靈著於遠邇卹大灾捍大患與祀典膺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

獨帝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漢朱虛侯劉章至俠烈也吳興憤王西楚霸王項羽至伉猛也伏

臘剖醜之所趣覘巫之所揚詡世史之所載記何斑斑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以銷淪無遺響者激生於一念之發而氣用於一時之不盡也非精誠為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而高明以麥城之役帝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



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于玉泉之刹而尚泯泯也又垂  
五百年而爲崇寧再顯于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  
垂五百年帝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  
兆心爲一心而趣帝其卹捍之靈與供奉之虔略相當  
蓋上而后王君帝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魑結  
侏儻之鄉亾能不心儀帝者帝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  
亾論其英武卽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爲之也誠可以貫  
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焉孫公徐公則皆帝  
鄉人其知公寧在余下姑以余所臆識其大都云世稱  
帝有曰義勇武安王宋所封也有曰西臺朗陵馘魔上

帝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稱之曰漢壽亭侯關聖帝君  
何神宗顯皇帝所加也仍係之以漢何聖帝之志也李  
公聞而曰善輒泐石

正陽門關帝廟碑記

焦國竑

正陽門廟者祀季漢關聖帝作也帝廟祀徧天下而稱  
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帝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  
漢前將軍者帝志也帝方崎嶇草澤中以一旅之微卒  
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強破敵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  
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  
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



者其未竟之志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於後世矧帝之  
節皎然與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廟廷歎蜀至  
今千三百年事之廢興磨滅者不可勝數獨帝之祠荒  
邊夷徼所在有之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恐後  
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縮四方之轂凡  
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銷沮姦謀振發忠  
義以助成聖化者非細嗚呼爲君子而謀有同易筮拒  
不正之間無殊嚴卜非盛德其疇能之 國朝受命宅  
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營室之間帝實居之儼如環衛蓋  
四方以京師爲辰極而京師以帝爲指南事帝其可不

恭余少知嚮往夢寐之中累與帝遇屬某官某謂籩豆  
有嚴而琬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乃命予  
碑而銘之其詞曰桓桓關帝天挺神武金節赤旂如羆  
如虎逸氣干霄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  
超爲帝禦侮大厦顛隳極力掌拄靈鋒電耀威策霞舉  
勇摧七將氣吞羣旅報曹詎盭詈吳非忤炳炳丹心天  
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衰掃除萬國安堵方倚  
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駭霆怒雨豈其湮淪草木朽  
腐烝哉 文皇鷹揚啓土奠鼎幽燕飛龍九五鬱屈觚  
稜穹窿禁籟帝呵護之如棟斯礎晡靄陰風弓刀楚楚



森然環衛惟蹕是扈伏臘繽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阨  
蘭洲莽卜以筵茅答如桴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  
提之凜面相語義舉長信姦謀遄沮帝其冥冥庇厥區  
宇矧國熙恬邊陲中鹽翳日腥雲有紛獠鹵帝甲皚皚  
亦赭其馬乘風奪揚天兵鬼斧尚截狐豕披攘羯粘永  
祚皇圖爲百神主牲牲旣躡松桂翔舞孔蓋低臨霓裳  
紛下碑枕龜趺鐘橫石虞敬勒銘詞流芬終古按劉侗  
志節錄  
銘詞今附見之其刪去者金節至絕侶四句大厦至霞  
舉四句惟期至相杵六句豈其二句奠鼎至禁籞四句  
森然二句盛之二句庇厥至腥雲四句碑枕二句其易  
字者朋飛軼起作逸羣絕倫鷹揚作幽燕繽紛作朝昏  
答如作如答松桂翔舞作旣歌且舞低  
臨作祇臨霓裳作霓幢流芬作浩然

陽城縣重修關帝廟碑記

嶠谷

王維珍

侍郎

予給筆蘭臺瀏覽邑乘凡窮鄉僻壤悉崇廟貌俯答神  
庥非以煩土木美觀遊也功在一方者則一方祀之功  
在天下者則天下祀之祀之多寡民之信從視其功之  
大小若關帝之祀蓋亘天下矣帝以綱常義勇垂日月  
彌宇宙上匡王國下福蒼生著之祀典配績郊壇至  
二氏亦藉其威力以陰驅天下之民而奔走焉蓋帝之  
靈無遠不屆無微不格也而帝固晉人晉地三千里水  
旱機祥天札沴疾惟帝是禱帝愛晉民不啻若祖父慈  
母憫皇其子弟者然幼讀蜀志見陳壽爲帝立傳寥寥



數語闕而不詳思過虞鄉遡其里居觀其畫像摩挲其  
斷甲遺弓以生瞻仰幸家君出宰端氏挈予以行與虞  
鄉道里遙接家君冰刃霜鏑春雨朝暄無一不可與帝  
相質父老子弟咸醉飽而歌呼曰我儕何以報公盍相  
率而祈於神距東關二里有帝世廟墜茨丹雘歲久漸  
弛因捐捧修葺俾加於舊擇賢而有志行者使守帝廟  
得觀圓上人於鷲峰禪院延爲廟主撥田若干以供僧  
臘而上人時往來於東坡兩地勝緣日新月衍蓋其精  
勤慤志亦如生公再世也予愛斯地之清幽每一登臨  
輒流連忘夕迨回京華猶形寤寐十五年中在家君視

同峴山而予亦比之習家池乙卯歲奉

命典試三晉訪上人於舊遊地因成二律其首章曰老  
僧相對渾如昨指點山田憶舊帝念治圃所留潘花猶  
在菜栢方榮予小子身叨燕翼愧未能式穀似之也其  
二章曰撫景悠然成一笑少時遊屐記常來追思前事  
恍如黃公壚畔山容不改歲月蹉跎恐匡廬惠遠笑人  
鞅掌也試畢回轅忽又三秋今春杪觀圓以一瓢一錫  
惠臨謁予道故且言帝之廟里人懷思不置重復經營  
崇宏軒敞已觀厥成謀勒石以垂永久曰斯廟也惟賢  
侯實丕造之亦惟太史公能詳書之彼滕王舊閣猶藉



關聖帝君聖蹟圖詩全集 卷之四  
三王以傳不朽矧公家甘棠所係而靳子墨以虛輿情  
哉予乃俯而思仰而嘆知陽陵之樂事勸功不煩鼓咎  
鼓能好善也無忘舊也上人之跋涉千里言不及私贊  
成事也能肩荷也獨帝之福澤流行於天壤掃撓搶殲  
魑魅四方實嘉賴之寧戀戀茲土而桑梓之邦食報尤  
長則丹青金碧亦斯民水源木本之思也夫

關帝廟碑記

胡應麟 孝廉

漢關聖帝義烈英靈炳蔚萬古而祀典之盛極於本朝  
慶曆間今香火蒸嘗薄海內外孩提走卒靡不知有帝  
者獨帝生平終始大節陳壽寥寥數簡缺畧未詳且筆  
削之正肇造紫陽自朱氏前卽名世鉅儒猶繫統於曹  
魏則帝之效命先主譚者大都以盡心所事而已其於  
翊衛炎精恢復漢室之誼豈乎未之有明也乃至東吳  
諸人名魏仇讐實漢蝨賊自孫策周瑜輩皆不過欲乘  
時寇愆跨割江表傳之子孫曷嘗有纖忽爲劉之念權  
旣破曹鼎足形成纘圖父兄志滿意得烏林之役先主



奮身矢石以啟全荆而權百計忿爭必瓜分而後已此其肝膈底裏固可洞見帝睥睨其人曾斗筭弗若而肯俯與婚乎蓋帝之絕婚孫吳卽其辭爵曹魏方寸昭昭揭於天日乃後人聳聳動以帝躁忽寡謀何也若荊州之失王公元美以先主不當委帝角魏而旁援後勁曾亾一旅之師其失當蔽之先主余則以孫氏三世江東士暇卒練赤壁長驅中原岌岌而周瑜敝全吳之甲曾不能乘鋒席銳鏟江北之彈丸比權親率大衆窺伺合肥張遼以偏師一擊隻輪靡返則帝之舉襄圍鄧淦七軍而震華夏允謂百代之殊助三分之上畧其難其易

未可以淺薄窺也當其時魯肅未亾法正猶在吳軍徐沛蜀軍秦川努力同心犄角大業則中原之復卽帝一人負荷有餘先主武侯高枕而議禮樂矣天不祚漢仁竄則留操遷則止若權若遜爲鬼爲蜮蓋世之代毀於垂成漢事至是遂無復更可爲者蓋冥冥之中陰若尼之不待武鄉淪喪而後決矣然則帝之存亾匪帝一身漢四百載存亾實帝焉係而判於蒙也長江全據之一言此余所爲掩卷咨嗟太息痛恨於吳寇者也今帝之精爽巍巍赫赫宇宙亾窮乃眎東吳君臣奚啻犬鼠獨世人習論成敗槩帝生平往往若有遺憾焉者而絕吳



關聖帝君聖蹟圖說全集 卷之四  
摧魏浩然之正氣穹然之偉績習矣弗嘗鬱而未彰余甚憤之輒因蒲東趙公命記帝廟而詳著其說如右若堂構之崇隆侍衛之華煥與興作之歲月日時前人紀載已悉而余方爲帝鳴不平于千載之上固無庸於贅錄也

溫州府重建關聖廟碑記

李思誠

禮部尚書

自古英雄有豐功姱節者或祀於其所豎立之地其在一隅或知之當時或知之而卒以湮沒不可勝紀若夫帝廟雖窮鄉下邑徧村氓穉穉皆景慕不衰則古今所未有也東甌故有廟在城西北隅僅痺陋數椽耳今撤

而新之爽塏宏壯偉然改觀始稱所以禋祀之典予以丁巳領節來則諸父老鳩工集材經度甫始今落成矣予夙感慨於帝之往事而又低回於甌之危形也屬相與問記於予請較而言之可乎蓋荆與甌皆澤國荆以江與吳共甌以海與倭共寧有藩籬障隔如函關之可閉峴山之可扼而井陘之難凌越哉昔人謂白衣搖櫓爲奇計夫此安足奇者江濤浩渺乘風掩襲在數百里內一日夜間而江陵沼矣卽甌之苦倭也春秋風利舉帆泊城下如堂奧然呼吸而麇集流突而虜至其視荆何異此其難皆難于一水之隣也惟帝銳意下許精兵



關聖帝君聖蹟圖說全集 卷之四  
皆去襄樊而委空城于吳故及于敗今甌不大預其備  
內顧其圍徒徼功利於海外則倭之狡焉啟疆蹂躪內  
地寧讓江東樓櫓耶此其危皆危於一水之便也計當  
時先主之托重者武侯與帝耳茅廬之言曰俟天下有  
事命一大將提兵向宛洛乃吳魏方處勝場其謀臣猛  
將悉出上駟審度時勢攻歟守歟武侯深得其意故益  
州疲敝明知難以得志于中原第憂積弱而思振起渭  
濱之師且屯且戰以攻爲守耳姜維幾幸喜功以攻爲  
攻蜀遂破亾帝之事類是令帝縛禁德滄七軍之後整  
衆而返乘瑕伺隙而在吳人出沒一水間尚有可憂者

顧計不及此乃輕絕討鹵之交竟爲擣許之計而腹背  
受困安得不窮此千古所爲於邑也今甌之廟予快其  
規摹倍增於昔而竊怪其規揮方向不南而北因攬勝  
而思維之久而始悟蓋北則溟渤之澎湃而島夸之所  
取道也計惟有討軍實而訓練之居恒常如寇至母狃  
處堂母忌厝薪使鮫宮蜃窟之表雖一水之鄰且便不  
敢以片帆背扶桑而西指至則淹螳覆之耳實於帝之  
神憑而藉焉敢以此告帝而并以借箸於策甌者

此記以警後世耳非爲表帝之功德也然帝之功  
德千秋不泯苟其言欲爲後世扶危定傾神必躋



之則此記未始非帝意也

摹勒關聖帝君寶像碑記

冑起宗

余生平嚴事帝屢有神會範金爲像出入奉之甲戌秋分憲曹濮乞靈整旅萑苻氛靖建飾州城內外三祠爲文以紀其自憶楚黃友人朱咸一曾爲余言萬曆己丑雲間侯大將軍繼高鎮浙時於二月六日誓師出洋防江夢帝張弓東向而射若有所指遂獲花腦浪岡二捷後鑪帝像於粵用昭德祐蓋宋馬遠筆也予奇其事冬杪遣力迎石本像於咸一家旣遣流賊犯汝陽道中梗乙亥首春予督數道之師設防於曹單上下三百里黃

河順流之北岸先是元旦予卜籤於帝有百千人面虎狼心賴汝干戈用力深之句時已陰有所指然風鶴杳如也比賊騎數十萬薄陳宋相距咫尺殺人如草烽光如晝兢兢治纜筏爲北渡計予枕戈衽甲衣不解帶者三旬仰藉帝庥出奇獲醜收艦緝奸賊偵其有備也引而去曹單一帶幾無異於花腦狼岡亦爲二月六日而所迎畫像適從間道浮江歷淮至若有翼而護之者因藉雲間名手顧君公彥重勒於石以傳且以見萬古忠靈與奔奏禦侮之臣無時不相昭格云

宋淳熙五年建壽亭侯印記

司馬知白廬山



關帝忠勇捐身國事英濟廟食當陽之玉泉逮今千載  
之下凜凜若生四方依嚮莫祀不絕日雨日暘其應如  
響每歲寺中必爲大籠餅以祭極於潔精方曝麥於庭  
鼠雀不敢近有犯輒自殺以此人咸敬而畏之紹興中  
洞庭漁人獲帝壽亭侯印競以爲金報於官納長沙庫  
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之移文荆門送還帝廟印徑二  
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  
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菴真慈摹画印狀具本末  
將獻于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函輝燭楹廡亦異  
矣哉噫帝之歿世寢遠城廓丘隴日就荒蕪而佩章獨

存畧無訛缺自非帝物護持安得如此其久且全耶寺  
有仁宗皇帝所賜龍脊龍角二物宜與此印同藏名山  
永爲鎮寶焉予與元菴爲方外遊遠訪雲蹤悉所經見  
故得而詳之如帝平時忠烈具載蜀志沒後威靈顯烈  
則見于前人碑碣茲弗及也

河南府孟津縣關帝靈感記

錢謙益

丁酉臘月余自金陵遄歸王學士藉茅過別述關聖帝  
君靈感事而有請曰孟津城中有聖帝廟土人號關帝  
莊壬辰冬亾兄無黨病劇無咎徒跣謁帝撞鐘伐鼓請  
以身代十二月十五日兄歿十七日無咎復撞鐘伐鼓



泣告帝曰亾兄已矣妾有娠四十日一綫血胤男女未  
可知也無咎未有子而二妾皆有娠倘微惠于帝無咎  
生二女亾兄生一男則亾兄不餒矣無咎願終身無子  
且捐三千金修廟以答神貺壬辰臘月二十四日長女  
光生癸巳六月十四日次女串生閏六月三十日亾兄  
子之鳳生無咎捐金修廟斥三楹爲七間崇臺綽楔巋  
然改觀乙未臘月無咎出司浙臬舉一子丙申元日別  
帝而禱曰願不願有子而亾兄之子弱如不能兩存也  
願殤巳子而長兄子撞鼓號咷津人見者皆泣四月抵  
澗六月無咎子殤亾兄子頭角嶄然如有帝相今年無

咎復舉一子非所敢祈也請夫子爲之記刻石廟門以  
詔介衆于是謙益乃振衣捧手作而言曰嗚呼藉茅有  
請於聖帝一不應而再應而其應也胎位錯互殤折踐  
更人謀鬼謀予取予求若參語而誣諉若交手而博易  
豈不異哉雖然非有異也人神之道一也藉茅之事兄  
猶帝之事先主也當其捐軀殉兄血淚沾灑帝固已心  
許之矣人心天日風義感盪帝不忘先主忍遺藉茅於  
是乎盼嚮肆應曲如所請俾得以遂其志而行其義世  
人以爲驚動傲絕而帝之於藉茅則固不違其諾責而  
已矣故曰非有異也其不許其以身代者何也世運下



惡趙李鄧攸之徒邈矣有一於此上帝之寶臣也吾聞上帝以時月巡省閭浮提孝友順祥者多益天衆則喜否者益修羅衆則憂聖帝上帝之耳目也其忍聽藉茅之請戕我寶臣乎祈女而女祈殤而殤帝不忍孝友之士多所折閱詒以美子償倍稱之息焉神有目天有眼無曰帝有醉焉夢夢已爾神之所以旌藉茅也藉茅其終埤輔爾德用饗于上帝未有艾也嗟夫儒者大冠如箕破屨因果報應以爲烏有周公之求代武王不曰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乎文王之語武王不曰我百爾九十我與爾三乎以儒理裁之則文王周公豈非荒唐謾調

之尤者與儒者雅言天曰理乎爾神曰氣乎爾廟貌曰象設乎爾孟津之廟垂旒衮衣神明赫曦者亦土木偶人乎藉茅徼福假靈撞鐘吽號求之於理乎求之於氣乎蚩蚩之氓聞茲靈感靡不目張齒擊趨風肅拜而讀書談道理者或然或疑豈不諄哉謙益爲舉子時夢謁帝北臺上取所乘赤兔馬揖送錫鸞之聲醒猶震耳厥後洊更閱凶詔告不絕今因藉茅之請本天咫尺徵神達載筆而爲之記或亦神之所不吐也按祀典宜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今稱聖帝遵奉神宗顯皇帝加封典冊亦以從衆望云



重修高加堰關帝廟碑記

王新命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上元甲子

皇帝東巡閱黃河至高加堰新命總制兩江得與扈從歷  
丁卯量移閩浙及次年戊辰奉有總督河道之命往  
來堰上固數數也再閱歲在己巳春正月

皇帝軫念河工關係漕運民生復舉時巡之典駐驛高堰  
新命復得扈從蓋高堰爲淮揚之門戶南捍長淮北抵  
黃流所禪於河工者甚巨石堤之中有帝君關夫子  
廟建自明神宗時吳興印川潘公感頰面頭髯之夢反  
風拒水之異奏請祠額歲時祭祀者也迄今法像巍峩

而廟貌傾圯淮安府分管山旰同知劉暄等矢心興復  
庀材鳩工不數月間門廡殿寢煌煌翼翼垣墉周密庖  
湍潔清落成請記于予予維傳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  
捍大患則祀之聖帝之靈瀰淪宇宙何地不薦馨香寧  
獨于此而祀之中外凡有血氣莫不蒙休藉蔭寧獨于  
此而捍禦災患或謂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金龍四  
大王河神也張將軍淮神也各司其地高堰襟淮帶河  
砥柱巨浸意者非聖帝不足以鎮之歟按高堰爲漢廣  
陵太守陳登所築元龍守廣陵在建安中正與聖帝同  
時則此堰實與聖帝相爲終始者歟世傳大禹治水有



黃龍相助開江九載而功成又傳大禹三至桐栢獲淮  
渦水神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制之龜山之麓淮  
水乃安其說似近乎誕及諸葛武侯總師西蜀去大禹  
二千餘年乃爲之記曰大江石壁間有神像影現鬚髮  
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  
董工開導之勢者因建復其廟目之曰黃陵以顯神功  
龜山淮犢廟有支祁井爲禹鎖水神處至今遺跡猶存  
蘇文忠公有龜山下欄支祁宮之句則其說又非誕大  
約馮彝川石浮天載地洪蒙震盪靡所不有惟賴有神  
以鎮之易不云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聖帝

平準五行綱紀八維其英靈奚啻黃陵庚辰廟食于茲  
堰固宜也且堰之爲名取乎加高之義茲者蜿蜒綿亘  
巍然屹然聖帝之廟高峙其上春秋響祀奉黍稷以告  
日潔粢豐盛爲其沮洳皆成沃壤而民守恆產也奉犧  
牲以告曰博碩肥腍爲其霑潦不浸而物無疵癘也奉  
酒醴以告曰芳醕澄醪爲其三時不害萬寶告成百室  
盈寧也猗歟盛哉周頌時邁之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  
嶽允王維后此巡狩而朝會祭祀之樂歌也今

天子神聖文武治臻上理萬國來朝百靈效順淮黃安瀾  
海口底績聖帝默運天工保合太平鞏



皇圖而樂昇平者正自無疆此堰之特爲金湯固不待言也  
也因拜手而爲之記

關聖帝君祖墓碑記

子輿氏曰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則固冥寥廓落洪荒浩渺之中與夫星移斗換往古來今之久莫非此氣充溢流沛乎其間也吾人生於兩間率皆秉此浩然之氣能善養之可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體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乃爲得氣之正故其生也則炳乎日星其歿也亦散乎宇宙攷之古人較之今日其氣然其理亦然惟自今以往或百世或千萬世要之其氣然其理亦

無不然也如關聖帝君瑞衍中條得兩間之正氣春秋世述翼萬古之綱常跡其生平之大節出處之光明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其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耶是以後漢之時凡日月所照舟車所至莫不尊之敬之遞至今世凡日月所照舟車所至亦莫不尊之敬之猗歟至哉此之謂正氣與天地陰陽日月四時同功者哉予客居淮浦聞桃源盧子濬深闡解州守王公所作聖帝祖墓碑記靈異甚詳復繪聖蹟圖誌以彰盛事聞之不勝欽崇宗媿不敏謹識之曰  
聖帝諱某字雲長生于漢桓帝庚子五月十三日逝于



漢先主已亥冬十月 聖父諱毅字道遠 聖祖諱審  
字問之號石盤公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世習春秋皆  
能以春秋名世是以世人又稱山西夫子云

藝文考

銘類

烏磁鼎銘

唐虞世南

利不動爵不繫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義烈烈偉丈夫  
真豪傑綱常備古今絕

雙鳳鄉關帝新廟銘

丘集

嘉靖三十六年春太倉雙鳳鄉人新厥所事漢壽亭侯  
關聖帝君廟鄰封丘集道出廟下適觀厥成乃齋心拜  
手而獻 銘曰炎漢旣燔魏吳滔天臥龍一噓遺燼復  
然時有虎臣矯矯後先忠縣日月勇叱雲煙孽狐辟巢



封涿阨咽天假逆雛欲稔而顛貝冑寶刀入侍紫垣黎  
臣悲思肅肅明禋原廟巍巍威靈赫然愈久而新不弛  
益虔鬱鬱鳳林萬室斯廛闕宮攸存昭示無愆蠢茲隲  
蠻杭海而西肆志憑陵百里朱殷惴惴士女若隕于淵  
扶服叫號稽首帝前帝憫疾威周道平平陰禡賊魄屢  
趨而邈比難旣夷家室言言大小皆來闐溢衢填報帝  
之休或餽或牽新厥宮墻垂于萬千

許墅關重修關帝廟碑銘

錢謙益

萬曆某年戶部黃州張君大猷權關許墅重修漢前將  
軍漢壽亭侯關帝廟奉揚天子之明命加以充冕而屬

史官錢謙益爲之銘

銘曰赫赫聖帝環衛宸極鈎陳

閣道作廟翼翼崇關將將神亦戾止是爲離宮作鎮星  
紀天子曰咨咨女東南女財女賦女土曷堪鬯草闕貢  
萑苻傳警占在烏衡歲日有眚帝眷南顧弭節吳地胥  
濤晝晏金虎夜避織筐綸絮轉運炙輶浮淮達河飛涌  
祠下舳艫掩靄帆檣參差垂旒端冕坐而臨之都山鐵  
銘長沙銅誓大庇我吳鎮撫海溼鐵馬嘶嚙金戈後先  
再戰殲倭雲旗儼然西陵舉烽郁州如帶以報以祇民  
神有賴右我三吳以奉皇明計臣司關史臣作銘

漢關帝祖墓銘

張大本



銘曰泰山巉巖中條劣崩正絡鍾靈一揆異域周室寢  
衰赤劉燼黑道德規磨君臣荆棘唐虞傳中綫緒幾熄  
泰毓素王斯文重植條產關帝大義復飭凜凜春秋扶  
輿正色隔代同維一作一述浩氣瀾淪兩間充塞追源  
素王世徵行實云何聖帝祖禰竟佚自漢迄今碣表莫  
識聖帝展靈巨磚載勒夢指于生世系炳悉祖號石磐  
絃誦茆室麟經昌後機杼而織考字道遠純孝性出亦  
述春秋萃挺聖質亟白郡守因爲椽筆三世宗流一朝  
耀日條正而長岱高而萃志在春秋行在孝則千五百  
年聿昭先德魯稱大成聖帝重集文事武備易地則一

山明池潔萬年尸食







